

國史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5289
冊數	13 (9)
函號	150 22

內閣文庫			
五〇函	一三	五三九	和書
六架	三冊	九號類	



國史傳

五十四五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治十三年購求

戸田眞平管沼設樂牧野西郷三宅兼父野安部

松下三浦加々瓜岡部傳第二十九卷五十四

戸田憲光贈納言夫人父也其先出干西三條藤氏

自曾祖實興居田原大父實光母家姓為戸田氏

父宗光有謀畧明應中城田原及今橋橋本介河氏親滅牧野氏与宗光參破駿岩津

彈正忠憲光皆駿附參駿欲復戰聞之道還後復或失或傳後信忠

為政不平復与駿至吉田降迎供軍食贈納言出水

野氏改娶憲光女為夫人養神祖時參數蒙尾兵質

神祖干駿求出兵至田原憲光子左近將監政光誑

從者如尾約有參河之半尾賞使者午緡歸之時人

人謂憲光為賣孫子婚納言怒讓夫人欲攻田原長尾不敵伐然亦不肯從尾政光後戰鴨原死永祿八年參益強攻田原政光子康光棄城以田原与本多廣孝康光從子忠次事相為下田城主永祿初歸居參親鷹從起公知忠次入野寺与之書曰子非其徒豈欲固作乱聊忠次病之燒柵走歸見公曰臣知賊處所曲折少假兵必有以報之賊以忠次已墜壁咸改易使不可知忠次以酒并忠次破角門酒井中砲為忠次所扶去竟不能得志于賊明年從本多廣孝代田原圍忠次三匝忠次弟勝則善騎射潰圍直

入与光走歸賜食邑大津村騎二十二入從入遠州與本多信俊守都築會濱名守也分濱名賜二人還自御方原持守山平門拔高天神功多還自小牧別出援大野渡伐鳥羽及敗和州之兵小田原之後奇兵衝陣後賜庵為殿江戸降帥兵取其城北定葛西小田原平賜下田五千石既忠次謂高木清秀曰道路咸言令公伐朝鮮非吾輩安枕之時俱馳如名古屋秀吉聞二子之言顧左右曰若等都無如此意慶長初死子尊次從伐三成畧地至丸岡封田原二万五千石甲寅守岡崎明年從頼宣如阪未歸卒天草

賊平尊次子忠能後封天草忠能卒後子忠昌代
嚴宗時以奏者領祠曹移封三浦遷京北拜侍從
食萬石俸憲宗立以俸為邑名拜知政事移于岩槻
于佐倉遊其弟益封萬石是時百司罷俸給邑司濃
荻原重秀曰諸族朝宿之邑大夫士之采地与大農
所領相雜如繡請尺移易給應受地者曰藉山林池
澤干大農若以入賦稅之數如此出地少而縣官收
其利忠昌駭曰大抵一石之田得米五斗多則一石
而取其半雖有水旱民無流離之禍唯寬致烏俸半
七斗為一石而邑君半八斗又私山林沮澤而為荒

歲之備今一切奪之利朝聘使役何從取貴重秀固
執忠昌固卻不果移易算池澤忠昌又曰俸者春夏
給半而租待田獲百司恐無及秋請出假御府金救
其急上許之重秀作簿擬請再言使改之朝廷重之
元祿十一年監造嚴廟明年卒長子喬朝出為秋元
富朝後次子忠真嗣忠真前是以奏者領祠曹食俸
萬石方川越彦吉保感其民与它縣爭地不直吉保
使勞忠真之心知為事見使者曰治獄職耳不
當君之惠入語其父曰云兒不自愛恐累公之事
忠昌曰吁若以若翁為苦何翁而為若語速行乃待

上臨廷治其獄於是代父疾移病去職二年從封高
田代赤穗侯典王使館命造護持院以不事權貴也
文宗立甲辰吉保致仕明年移宇都宮進從四位下
童宗時為知政事初元喬朝代父入政府於是忠真
代元預政時人榮之德宗立益万石不典月免署印
卒從子忠余立為奏者忠余卒以秋元喬房子忠辰
為後

初政光有弟氏一居榆木 烏吉田降以兵屬參父
之復附駿氏一孫曰氏光當參與尾平駿將小原鎮
實怒氏光有貳殺其母氏光子一西仕為麾下土出

入莫不在側奮當敵攻相為監察登函嶺道破山中
先登相平賜食邑鯨井德祖攻上田自江戸詣軍諫
曰三成連諸侯東嚮心欲傷關左如昌幸癘疥已措
之不為患殺之不為勇取之不為利臣願弃未疾而
趨心腹之急且畱一將于壁雖不足威之不能踰而
出境不者鳴鼓勒兵同趨傳城智不及計勇不及闘
不至損數千而父子之首可斬正信曰上以世子方
壯戒正信勿輕戰一西之冊雖善非万全之術止也
子勿攻神祖後聞一西之言善予賜之食明年毀大
津城粟津命正信舉可為城主者正信曰一西可也

勇足威人節可善守無踰一西者一西子氏鐵松平
康長塔神祖之姪之夫也父子日益親幸封粟津侯
至氏鐵紹封改粟津為膳所阪之戰居膳所備宅火
阪亡之後二年復封尼崎以監阪之後益食大垣十
万石耶蘓時為護軍伐賊以為紅夷巧大器檄長崎
傳紅夷至原自海上攻城俄砲壞探煩者粉齏死傷
氏鐵面遂罷紅夷是時三子咸從軍長子氏信坐纒
中涓使鷹某止其邸已出會父乞骸骨代侯氏信子
氏西幸憲宗咸曰預政墜樓死上命氏西子氏定毀
高山視地廣狹修增上寺造楓山文廟世謂氏定不

事貴人故屢見役云今侯氏英其孫也自一西時有
家法子孫不得更一事上下安之治顯於諸侯易簡
便事不務大自足

氏信兩弟氏經逮事德祖于西城為官衛校尉淡路
守氏好經三衛將周防守氏信皆分之邑嚴宗時上
与氏經邑為大衛將氏信又益与邑列諸侯三傳至
氏為大垣侯氏長弟也為大衛將遷奏者以參改事
世子

與平貞勝赤松則景後也源賴朝以則景子氏行為
甘樂郡司氏行娶婦郡豪兒玉合日其姓子孫或為

小幡氏應永未氏行仍孫定改從南朝大將軍尹良
子良王如參以居與平為與平氏貞勝曾祖貞俊自
與平從作牛貞勝時駿強役屬貞勝等而亦時從參
共伐拔宇理貞勝子曰貞能其母水野氏者神祖祖
姑也以故尤親參圍掛川貞能說欲降之以兵食尚
多不肯聽貞能于野田段嶺兵登金丸山見駿將小
倉資文与掛川于参与共伐甲白公遺書駿君々々
出如相為先鋒戰妙川有功甲君入遠州貞勝以作
牛反參貞能諫不可甲君悅築四城而去行病死浪
合參乃毀四城攻長篠甲人救之不克恐其君數之

出奇兵絕參之糧伏兵待公歸是時貞勝已死甲以
疑貞能未質子又与計事貞能筮之知甲君死秘
之盡以甲謀告公求見迎約成未行嚮少子獨如甲
壁甲人以為無貳歸之其夜以子信昌亡參人往々
未擊卻追騎壁隴山拒甲擊其遊兵至作于燒門而
反甲人解兵去益知其秘喪從甲者咸亦為參逐甲
人甲怒捕貞能妻子磔之于野公乃嫁主于信昌与
之長篠世子不欲告諸尾々君曰如子之言然其人
有大功能以寡敵衆諸侯聞甲失長篠以為甲欺人
取高天神而不如失長篠之害勝賴慚攻長篠心欲

屠之竹牌焚器械奪死者積誠下久之城堞如篲退
保子城僅有數日之食勝賴亦相移其井信昌使鳥
居商貞告急濱松便歸報曰子能守參尾兵今至甲
人擒至誠下使及其言商貞陽許之致參公之命言
未畢兵陷其胸信昌聞兵將至恐以城之急疾趨戰
不利使鈴不金七告公食尚支五日若急者聽金參
尾兵至勝賴留兵參又聞標長篠涉罷澤而南貞能迎尾君
此日導兵燒寫巢信昌擊勝賴所留兵尽燒甲之營
甲大敗於是父子昆弟相聚而泣曰不意復相會于
斯矣公与信昌九邑攻拔武節甲益弱天正十年滅

甲信昌徇地至諏訪尾君曰甲之七造自長篠子之
功第一与之碁原小牧之役從酒井忠次為先鋒擊
森長一軍破之從攻小田原封小幡二万石從伐三
成拜京兆尹部卒捕僧慧瓊是時貞能已死長子家
昌自江戶主之二子忠政忠明自宇都宮詣上田軍
明年封為加納侯發諸侯毀政阜以其林城加納遂
免京兆尹忠政封橫拱侯忠明封作于侯家昌封宇
都宮十万石父子四人皆侯而大夫保忠常以取其
女封忠政同產兄家治補祖子養之東遷時封長根
不至成童死後信昌致仕併加納于橫拱甲寅忠政

家昌皆卒信昌復侯一年卒事在忠政傳家昌子忠
昌嗣侯于宇都宮以其衆守江都元和五年移封古
河是年圍莚郎出莚侯明年益食宇都宮十二万石
上如日光与那須兵比山下後部真田信又真田信
重真田兵吉佐久間藤友佐久間勝盛築西城太子
生以忠昌為之屬從如日光比古路川寬文中病死
是時殉死法新行削其君之地忠昌子昌能坐父死
時罷臣死送葬削三万石從山形昌能卒以其出立
島盛父子昌童為嗣憲宗立還之宇都宮給事于中
三年昌章卒子昌春立二年從官津番町燔平其燒

土德宗益与万石為中津侯卒子昌敦立
菅治定盈義濃人土岐光信後也長祿二年泰親攻
降之其後或屬或否定盈大父貞俊城野田居焉父
織部正定如戰兩山死駿怒定盈反駿附參伐取野
田駿去復入野田參將攻井伊谷定盈以軍事見田
井伊險未易以力取也若許菅治忠久近藤秀用鈴
不重路地可不用一兵而定也公然之如言進兵取
井伊刑部曰賞以地此時甲將伐定盈及奧平貞勝
于見附參使人責之乃歸從伐掛川至天王山從伐
越兵于姊川甲滅駿侵遠州降作午段嶺至于竹廣

定盈与設樂貞通西郷清貞將擊于之甲遁甲君敗参
于御方原引兵圍野田公救之登笠頭山待尾救尾不衣定盈
為衆請降約定自殺甲誘定盈松平忠正擒之賜欲
為將不可參人降甲者公尽下其妻子于獄田以二
子請易之公許賜定盈食邑於是定盈名聞于諸侯
上杉輝虎遺書定盈稱其守節尾君見之曰子之守
者楠廷尉之義也既參取野田与定盈甲將武田信
綱伐之至大玉川定盈收器械萬糧至雁鳥大尽收去
他下余待之信綱竟去不能留長篠之戰從酒井忠
次屠鳥巢後次小山拔高天神小牧之戰信雄諸參

公曰諸將有能守一害者二重掘可襲孰為我安一
官定盈曰必無可遺者臣請往臣非能守者能死之
耳而秀吉竟不伐一官還拔下市場先登自比石倉
往守小幡小田原平封河布万石從如名古屋門原
之役定盈守西城子定仍守駿府興國寺二城明年
定盈封長島四年卒子定仍代立々一年卒無子欲
立仲弟多城不居江都立少弟為親信者定芳定城
既不得立愧從定芳君奔阪本死上野侯也定芳率
大垣兵伐上野甲寅將砲卒入倫前島諾其少將井
上正純稻富正次收野正成日射樓中雲射城中樓

聞今殿夫人在樓公等善教其卒遂擊碎淀夫人所
居樓夫人怖請平軍散賞以黃金明年戰道明寺斬
阪將井上定利後從封卒于龜山子定昭令邑与群
弟慶安中卒無子國除封弟定治新城七十石定恒
三千石奉其祀

菅治氏居改嶺者曰定綱併有武節新城聞吉田拔
降子參弘治中宗族定如殺定繼立其子定吉定繼
弟定利奔濱松從圍掛川入信拔前山以保科正直
諏訪賴忠攻妻籠小田原之後戰酒匂有功封吉井
二万石慶長元年致仕以奧平忠政為後自有傳承

祿七年定吉復降于參甲將秋山信友侵參定吉子
定忠及奧平貞能降于甲乙被誅

設樂貞光自其先世有設樂參拔吉田委質于參々
平尾平參益強貞光同之益屬矣從戰妙川及守野
田東遷時食礼明五千石為越中守貞光強辨行別邑
至上下野之間主人富者版食者秋蒿無壁寒亦可
言有神惡塗墻塗之病熱貞光會里長老曰久死未
達段今神疾之不預編戶事且忍老穉之苦被半
石一舍合若詔神曰夫壁者民以蔽風雨而畏神不
為也今貞光新君于斯令民尽使作壁貞光願神之

莫預知也若然為神新其官不造壁惟神悅民之所
悅若民之所苦其許于我必不可負光不能事神
請速遷徙是作壁無崇復止蛟之害甲寅負光子
貞時從阪之軍

牧野參之地也阿波重能後成富以居牧野氏為成
富子曰成時生成継三成信成高成團貞成六子
駿參強以兵相爭駿圍成時于余橋破殺之名今橋
曰吉田久之三成復取吉田日益強弱參西伐戶田
氏一道參兵襲其後斬三成後其三弟又入吉田參
攻尺殺獨季弟貞成走匿牛窪々々者牧野成種邑

也追駿君義元立伐參取吉田与之小原鎮直長兄
成継為駿將望義元不与之故地叛降東條為西尾
守參拔西尾成継復歸牛窪永祿六年成種子保成
拒參死七年成継与駿君攻一官成継不欲屬駿戰
不甚力駿不利而去成継死成継子成定以牛窪降
于參二年死立其子康成於是保成子清成曰牛窪
自王父時有之臣宜得之公却之曰父誅死不得云
爾責以誣其宗逐之康定從是常從參之軍戰姊川
燒鳥巢從定遠州此二山別攻持舟刈田中之交定
入甲留守興國寺川尻死与久野宗能城枉戶守之

遂為興國寺城主小牧之後化長窪倫相帝幸聚樂
從公如京拜右馬允攻小田原與松平康重視地立
星壁封大胡二万石慶長五年從世子伐上田康成
士贄掃部大父保忠隣士杉浦久勝先衆深入將登
城監軍正信怒不待令不助之退兵當二士死忠隣
子忠常康成子忠成相謂曰二子有功殺之不仁我
與子共俱也久勝曰匹夫義不敢累其君自頸死康
成曰士不用命將之罪也掃部誠不足言願賜臣死
顯示諸將軍中未報會忠成以掃部也譙康成守吾
妻居五年大宗生赦父子至江都後五年康成卒忠

成立為駿河守至忠長為駿侯改為右馬允駿侯廢
復故號甲寅守鴨野塙乙卯以大衛將從軍以砲卒
擊碎樓櫓越後侯棄往戌高田命從長峯城未就封
長岡侯從之京師與花房幸長歸江都遷菴侯于川
中島小比叡亂遣兵助守鎮其地承応二年忠成卒
子光成先卒光成子與大父同名者立以與板封
叔父平成憲宗時忠成子忠辰給事于中七年坐事
免德宗時致仕以木多康慶子忠壽為後為奏者七
年免卒子忠周立頃之乞骸骨以死岡侯負通長子
忠敬為嗣

正成為族以女妻忠成養成之壯去其室正成子康
通無子以元祿二年致仕傳本庄宗資子康重十餘
歲本莊夫人自為小諸城主奉朝請益五十石至德
宗立八年卒子康周立

西鄉正勝父曰正守以西鄉事駿參時服時不參與
尾平專東鄉收地正勝以為駿不足恃背駿附參駿
將小原鎮實殺正勝質子攻野田欲滅諸反駿者正
勝使子元正救野田元正見駿兵多且精不敢伐見
鎮實說之出其人取其城鎮實又令牛窪攻西鄉無
已時城立本松月谷衛之一年所朝比奈泰長記畧立

本松斬正勝元正擒元正弟清負々々亡歸如岡崎
以參兵擊破立本松參公以為能與之西鄉清負曰
臣兄有遺孤義勝臣庶孽不敢當公益賢之納其女
生德祖屢從軍有功以文祿三年卒子家負前代父
將衆敢力戰蒙劄小田原平食生矣七十石拜彈正
立十餘歲卒少弟正負立德祖以為有中表之名益
封之既薨天下之兵攻阪留正負鎮房州明年守小
田原正負子延負養大村純庸弟治負為子憲宗時
為親信元祿三年延負老傳治負致仕五年移邑下

野因延貞于平田村奪江都邸明年免親信削邑之
半位視外親信失度

參兒島氏者佐々木氏而冒舅氏姓者也垂仁帝三
年新羅王子避亂居備前思慕父母無正時欲歸不
可取旗幟畫書見字名其地為兒島子孫因氏為應
安中南朝賢將倫後守高德自兒島從參居伊保五
世孫加賀守貞宣有三子加賀守清寬居伊保筑前
守貞次居廣瀨周防守清貞居梅坪号为三宅也与
岡崎攻撃為仇讎清貞孫重貞為人殺之其子政貞
報仇著名東國至尾割地求平子參梅坪為參之地

屬岡崎政貞子康貞攻箕作及討親鸞賊有功攻掛
川參公慮失父野多与康貞騎步守父野取甲別与
島居元忠守右府伐大破相兵小田原平以見賀原
封康貞以指扇封弟正次咸五千石御方原之敗正
次從公逃見欲止戰者曰公已入濱松子尚孰待退
者聞之輒止長湫之戰公以正次功為第一正次曰
臣實不後人然初鹿在臣之前遠矣公稱以不伐母
何与父野宗秀鬪死慶長五年康貞守橫拱守龜山
如大阪代天野康景守西城九年封舉母族甲寅康
貞居駿府子康信守名護屋明年康貞卒康信守從

後從為龜山侯大宗時子康威復封奉母康威多力
微服觀角抵有一人甚矜驕康威心技癢梓帶拍之
七往反拔柱後之而亦拉脅終身病之弟康重復強
子兄去康威卒子康勝封田原康勝卒子康雄憲宗
時給事于中刻親信六年免之後二年為奏者以選
領祠曹典山陵事文宗立免子康利事德宗

本多氏出于関白藤兼通後助定者事北朝食邑尾
州助定生助政參本多氏威助政後也參破吉田本
多忠俊以伊奈暇屬忠俊子忠次號為隼人佐參公
去大高光忠 獨留大高比參公至岡崎乃行於

是尾人不知參之已去大高永祿七年忠次白吉田

可取道軍攻之說其守曰子何不親寫來作亂則東質子倫殿忠俊合兵守小境檣塚遣以吉田先忠國時後軍既先忠病不能嗣人結參駿之

驩參得吉田質愛子于子以吉田買參之驩擁質

子歸駿賞子万于有吉田守曰善得質子歸駿公

乃益与忠次邑按高天神勅首三忠次有二養子康俊者酒井忠次子

也政盛者内藤正成子也長祿時康俊質康俊于岐

阜十田原時質于聚樂還食小祿五千石関原之役

既勝守吉田明年封西尾侯甲寅自膳所如頃奈進

入倫前島九卯塞閻峰城敗進斬首虜百餘級二年

移封膳所康俊所以數從益邑者以酒井氏故而政

威任俠使氣輕辱人上令如日光當祖陵怒山城李
宗不下已搏仆之季宗愧自殺政盛曰使人自殺是
与殺之同然遷主期迫臣死無供事遷主於假廟而
後死藝彦遷信州康俊之廣島守中城德祖未康俊
卒上從其子俊次彦于西尻久之從龜山桑名彦欲
為起樓櫓親往視地俊次固辭遣以宝刀還之嚴宗
時老于膳所彦子康將立康將老立兄子康慶分万
石立己子忠恒為西臺彦康慶為京師防火老子康
俞前給事于中者立一年卒弟康敏立
西臺彦忠恒子曰忠統字大乾憲宗以為郎中伊豫

守山陵時剪髮送葬文宗季年為京師防火德宗立
為大衛將病免一年起為奏者領祠曹尋遷參政參
判度支封神戶為城主忠統自幼出入宮省謹慎好
學師物茂卿友藤煥畜眼元喬等也著書成一家之
言

久野宗能本二藤氏以也為久野城主為久野氏附
駁く已附參甲將秋山信友名宗能くく不隨遣子
宗秋濱松侍公拒信友くく至鼻關淵而去公乃賜
宗秋邑宗能作浮橋于天龍渡參兵攻掛川氏真聞
宗能敗于金丸而見譙使人說曰吾家与君之家交

久矣今我窘于參君伐其後我々其前參可敗矣參
敗遠州君之有也久野氏皆曰此天興久野氏之時
也宗能不可曰夫久真之命縣于一城而且莫將拔
若得遠州与之併掛川失之且也得志于參我復能
責其功或不与我逐州亦明矣殊以甘辭誅我已陽
許其使遣之族人以為不可說謀殺之久野宗明陰
告宗能公令本多廣孝誅欲殺宗能者遂其黨遣四
將守久野誘敗久真々々出走遂從定遠州公与秀
吉相拒潛命宗能備相々也封佐倉万石乞骸骨致
仕三子宗秋先死宗秀從如塚遭尾君之變馳歸參

艱苦万狀東遷時為大衛將代父族与三宅正次闘
死國絶公与宗能千石之邑養之後復久野年八十余卒少子
宗成嗣属頼宣後封田九子孫為紀大臣

安倍元真父曰海野信真稱為刑部大輔元真事駿
食邑安倍氏安倍自元真始駿君死子久真立久真
舅武田晴信弱久真欲并其國欺駿大臣使反既而
構難駿大臣皆降反攻久真々々走掛川燒駿府盡
降城邑遣使参曰寡人已定駿將軍若能拔掛川有
遠州如寡人有之公知晴信懷欺詐使奥平信昌謂
久真曰君不能遠去懸命不可知之掛川非計也為

君計莫如之相、攻其東我攻其西駿復可得反夫
晴信非善戰服衆非善惠懷民殊以詐訥反覆取勝
不能有駿必矣氏真以為然之相永祿十一年甲相
戰薩摩參納氏真于戸倉令元真及岡部正綱久野
宗光森川日向城駿府甲遁項之出河鳴島欲攻相
為水所漂去其冬出駒関破相于三増嶺還復入駿
攻駿府正綱及内甲兵元真走安倍山遂奔參々公
義之賜食邑資之兵還安倍斬其仇攻敗甲戊天正
四年元真居高明甲君將攻之闡公出而去從取樽
山守之擊却甲奇兵從是元真老不任戰尾君死相

入甲取本柄元真子信勝攻復克之小牧之後城比
良守之後戰長湫拔前甲小田原平食岡部五十石
公以從子妻子信盛召為宮衛甲寅親衛將板倉重
宗之京師假信盛將攻阪明年又如之又明年抽副
帥兼先驅將歷宮大衛將為大阪右副留守益食万
九十石置騎步嚴宗時致仕子信之為大阪左副留
守益食八生二万石延室中去官養病櫻井谷子信
友憲宗初以為大衛將益封二千石從蒲原卒于父
官子信峯復從岡部今侯信光者其孫也
佐原義成陸奥守三浦時高曾孫也時高子高義避

養子義同之亂如參義成幼時從遠州事駿參公入
遠州開義成及加々瓜政豐固名家民多稱之台使
從軍為先鋒取宇都山攻相盜木多忠政兵至岩付
中矢死公乃封子重成于本能万石復三浦氏後自
宇都官還守江戶甲寅同山名豐國監本多正純軍
養子名元正澄死歸木宗重成討其子之役重成以次子正長為三浦家其嗣宗遂絕不祀
重成卒子重政立重政卒國除初阿部重次為重成
加々瓜政豐上杉滿之後也滿定子政定育于今川
範政、豐其後也參公入遠州政豐道軍略定城邑
為備前守子政尚隼人正伏見地震屋壞厥死政尚
子忠澄為駿府侍御史民部少輔以行人從隊之軍

歷諸衛將為奉行城大阪寬永初為江都令稱為善
聽民之訟使如長崎燒蜜船十八年墜馬死子直澄自
宮衛副帥歷三衛將遷祠曹食森万三千石直澄好
外暱比頑童不知節至廳大抵睡不聽獄寬文十一
年上令侍中賜理官食直澄眠不謝侍中以聞免官
久之致仕以石川總長子直清為後居二年直澄封
森路伊奈左門吏多受地於是森氏与它縣爭田治
之得前行賂受地事還直清于其兄因直澄高知囚
左門米澤斬吏受貨者
松下元綱佐々木氏之裔也世為頭陀寺城主父曰

若挾守長則居甲駿參之間見其強者而秩屬之迨
參入遠州元綱與久野宗能諸陳降東伐駿北距甲
小田原平參遠人士咸遷關東秀吉以為少時事其
家從元綱子吉綱封久野方六十石待以客禮甚謹
自元綱至孫重綱曾孫長綱四世咸号稱石見守此
時邑君不能達天子大率咸隸美號無有爵命三成
亂時重綱先至壁曾根戰關原斬五十級還拔大垣
移封于筑波以阪功益邑頻從鳥山二本松重綱卒
長綱立不道虐民為上書被告削從三春從是忽
成病寬永二十一年造舅加藤明利_子斬門卒還亦

殺傷十余人事不可掩匿明利上聞免族從明利居
少與其子邑

岡部正綱二階堂為憲後也大父船越清綱居遠州
岡部事駿正綱時食三百貫之地方參公居宮崎間
事之參公為氏真取駿府令安部元真會正綱治甲
所燒毀蹂躪久之未成甲君又未攻之不利歡曰三
軍可詐一將難得是不可威脅卑辭厚幣許以十倍
之祿正綱乃開門納甲之兵元真等出走甲君以正
綱為騎將守清水浦甲君死子勝賴不肖佞邪用事
益驕諸宿將皆死長祿正綱以為甲已不久潛通使

于參夜入甲尾君死將定下山令正綱率下山兵先
往畧地正綱曰甲亡穴山信君小山田昌行力也尾
君誅昌行而封信君國人怨之欲食其肉今國人以
君寬仁之故思得君之聚兵完甲日待參之至而恨
不剗又信君之腹而自斃賊之手若聞正綱將信君
之衆未其勢心反為寇南不之相則北之越我安望
有甲且也國久無君非先至不得夫相越一日志甲
哉此聚兵裏糧恐莫及也臣願一騎馳至甲稱參之
使示參之德揚參之威修惠林寺祭以疾墓復將吏
田宅甲信使定相越至不憂無衆距之公以為然使

与曾根定頭俱適二子行徇曰參公聞甲不循先君
政而喪其國臣民無所歸也祭兵北下欲求甲先君
之政撫其衆其衆先至者歸其所後服者無類甲信
之民聞之大悅除道徯公二州景從正綱之計也既
諸將忠次等軍于乙骨會相兵大至引兵南去正綱
為殿擊却敵又大敗諸惠林寺東相竟不利退賜食
七十貫之地頃之卒正綱弟長教城鳴海居駿君死
駿猛將謀士兩散東走長教居敗軍之中齋川屋取
之尾恐攻之傷衆歸駿君尸求平長教以尸歸駿後
為甲死高天神正綱子長威亦屢著戰功上田之役

戰不利長盛與柴田康忠特勝天子幸聚樂長盛拜
為內膳正小田原平封松藤慶長五年化邪須倫會
津之南出十四年封丹龜山矣諸族城為甲寅自天
滿攻阪明年丹州盜賊大起長盛討平之後為大垣
侯卒長子宣勝立三從侯岸曲次子與賢為親大衛
衛將丹波守倅直好面責人之短迨好為上之養子
自抑擯曰世其以我為特主之勢時松平信綱秉政
吏言事不中輒曰我老不聽吏為我語見其不憚吏
端曲後至與賢曰君不聽受天下之言万一誤聽為
害不小君何不遽白上歸相印避賢者路僕鄙人也

見君不能疾言々之亦恐不達僕願與次相言無與
君言信綱笑謝復是對人不言不聽又邑民與信綱
邑民訴將不克伺信綱臨廳直入言其狀遂使得申
後與京兆尹爭事諭之不已京兆尹重宗曰子甚不
解事然天下有事我必薦子如阪留守宗俊以將吏
視內城宗俊與人立諾久之不已與賢曰事畢何以
無用之語留人為其不事貴人如此人咸謂為留守與
賢曰我不能屈膝于婦人女子有此選死耳上知其
有材善決斷將大用之以使氣凌人不果宣勝老德
宗時岸曲侯長敬為奏者宣勝曾孫也

史臣曰世視自長親以下戰勝而後与之者多謂之
威以能服謬矣夫參雖勝非駿之敵思亦有致之耶
晴信藉常勝之勢席卷弱駿而所得之地所歸之人
不如參之多獨得一正綱而不善用之其終為參画
定甲之笑長教之死于高天神不若死駿府之可稱
惜哉共矜智勇不知大義之所在與資抗節權貴不
屈可謂奇七矣

天野高力本多傳第三十

卷五十五

潛名其叔曰尾余知世疾痛告諸參君聞之天驚

天野康景幼從參公如勢田既復共如駿常居左右
經困辱還岡崎後攻丸根駿君義元死與諸將勸講
尾曰從如尾從擊賊作岡斬勇士馬場小弥太永祿
八年以康景高力清長本多重次為奉行号曰三奉
行入掌國治出護諸將之軍從定遠州擊敗越于姉
川已捷閱功狀越死士二人為獻功欲刺公康景見
知非參人斬一人其一人加藤正次追朝之正次以
慶長五年為京北丑甲敗參于御方原追至濱松康
景與植村正勝破諸北門長篠之役張左翼射傷甲

陳公与秀吉相距令康景據興國寺陰為相之備唐
景部署諸將守之如小牧之軍公在軍中岳輒從壯
士馳敵令康景掌鼓旗号令諸將其見任如此小田
原平食統州五千石公伐三成于關原康景以軍事
為憂遣吏請造軍會三成敗錄前後功食興國寺二
万石為阪西城留守慶長十一年田原令井出正次
言康景令吏治城吏格殺田原民評為盜竹民蓋負竹
往賣治城吏笑不盜竹臣作檄會速康景不与曰殺
盜無罪且我使之心求救者我使往康景恃功拒吏
失大臣奉國之節神祖聞之怒罵曰是夫自少事我

謹慎習吏之事敢如言將屬正次于吏知政事正統
恐正次得罪遣康景書曰令与吏孰重之下何不度
輕重冒上之怒吏死事止之下何安康景見書救之
地曰我自為奉行四十餘年未嘗寬一人如何為當
路殺無辜且城所以金人也殘人為城我不忍也操
吏亡命神祖欲召之會病卒

高力清長熊谷直実後也殺于伊豆之戰大父直鎮自近江從參高
力父重長降清康有軍功神祖為參公居駿清長
康景等從与居左右還拔丸根功多参与尾平与石
川數正會尾將林通勝于鳴海画二國之疆遂從如

尾親鸞後作乱合藤景重次高力襲破上呂明年三
子同為奉行出護諸將之軍令軍秋毫不得有犯後
是所至不知有兵躬亦斬將奪旗蒙創戰不知其數
天正八年為蝎塚城主還自堺盜賊聚結道不通清
長護輜重先行逢盜使擊無有失也公遂北取甲信
封清長田中万石而後行秀吉母至清長視之謹秀
吉為公言補大衛將河内守小田原平封岩槻二万
石領浦和万石如伊豆遣大船備伐朝鮮是時奉行
威老自黜置知政事統軍團政而尚猶以奉行号令
其下子正長亦有軍功代父为大衛將卒明年清長

從関原之軍父之正長子親衛將忠房從如京師賜
爵諸大夫慶長十三年清長卒明年大岩親大其冬神社權至岩槻見遺言已畢小田原
遂如阪明年化南都搜女入阪破如和州部松倉重
政本多正俊素山元晴別所及沼等捕凶人為奏者
封濱松寬永中益食島原四万石是時新經耶蘓之
乱封内民寡上許廣招流民而忠房不体上之意有
忍人之政居一年卒子隆長立了數年會諸侯歐蛮
船隆長怯財壁山僧子為相非其黨不得進民苦之
至龜鑰威稅之相有仇知其欲殺之每出從者皆執
兵島原大駭寬文八年遣使者四方採聽風俗使者

歸言隆長罪當免。疾上乃囚諸仙臺。隆長子常長字
典之。當從莊內作詩述悲。君父之意。時人傳諷誦。憲
宗立赦。為宮衛將。宮衛大同。兵請養人之子。不報。
疑常長不為。白斬殺之。常長舍人立斬大同。以聞上。
愍之。以永井尚富弟清弼奉高力氏祀。
木多重次少勇敢。燒寺部先登。從攻尾丸根。拔之。破
駿于牛窪。重次家世受親鸞氏之法。追其後。作亂。伐
其徒。燒其寺。改康淨土教。凡其忠誠。發于自然。無它
賜人無敢問。然時俗有疑。獄燒鐵令握之。以不堪者。
為不直。偶尾參有疆界之事。莫土能斷。重次會尾人。

執所燒鐵。久之。手指不傷。尾人大駭。三奉行清長仁
惠。不威。康景沈深。善慮。然無能獨斷大事。重次木強
喜罵。每會謀。事及聽訟。念見于色。而去。推其大歸。如
水火之相待。而成國無廢。政然。重次尤直道。不阿。
部川上有大鑊。不知孰時。物曾烹人。云公使吏移之。
濱松。重次逢諸途。望視大怒。揮杖擊碎之。謂使者曰。
設令不能使無犯。至陳酷刑之具于庭。使四隣諸侯。
曰。參為亡國之所為。無政無刑也。子為我。悉言無諱。
不然。篩辭。我殺子。公聞大慚。立台入謝之。因諾云。此
事民不從。令知之。何重次見令曰。夫臨民當審所逮。

及所不逮及而令之雖日斃十人不可行愚夫龔婦
生長藁豈未稱之中曉此爾雅覓筆改之署已名于
後懸之一日行于國中公生癰久不愈以蛤殼決膿
不出大病自以為不起召聚大臣受遺令立少子
重次日何至此明瘍醫藥無不効近來濱松臣知之
召使治公曰外求醫國之恥也不若死子止重次於
是感怒曰君之用知大馬之不若如君之死不足惜
臣從軍眇一目斷三指拘羣而立於朝何物不比臣
而人無敢誅笑臣者以臣世重于參也君恥不可恥
而使幼子立大國之間也曾無日矣方此之時臣若

欲有所適孰取殘毀將死之臣則壯佼強任之親旧
臣不忍為人奴婢乞食道路臣請先死公乃許使治
少愈則枯艾躬灸喜不能任放声大泣性又極簡易
自外寄書于家曰養馬慎大莫使芋泣芋所愛少女
名也還自御方原喪馬獨行見甲人騎善馬斬之棄
其馬去公憂甲攻濱松無糧迎重次計之重次日公
不省耳臣已尽收百姓所蓄租莫資敵計足支半年
甲饑能繼守必引去公大悅甲果去木寺反為甲守
重次擊敗之御被武田信綱軍以諸將將官去
公致長孫甲兵大末重次謂大適實康高柳原康隆曾子為是也破一將全皆之山原重子森甲將山縣景仲等不得戰引兵去忠次康高
追亦擊之甲兵始病戰長孫疾戰蒙七創久之代世子守岡崎代

以石川數正乃還從拔高天神斬首十八定甲州為
江尻守擊相蒜山兵與秀吉構兵取星崎令守之攻
辨江先鋒數正如小牧令重次又守岡崎既與秀吉
平論功益食邑重次不受曰立功長湫者未賞之諸
將以公為私臣不敢受公將伐上田諫者莫能止
重次曰公必欲如上田報忠世之辱斬臣而後行父
之思其言與之邑又不受重次見數正已從質子于
大阪恐人疑已召長子名成重為大臣質事秀康于
大阪自公曰與之絕與共爭天下公悅曰我思岡崎
守莫子若者令將騎數百守岡崎已秀吉質母台公

直政清長事之謹重次積柴于館舍之傍呼傳婢曰
爰作燒之聞者屏息立小田原之後令重次治館濱
松重次不平至自後曰濱松根本之地不可湏臾假
人有若假夫人公許之公大笑阪人先至者聞知之
公如小田原留重次守駿府取小田原台令守小田
原秀吉還自奧州過相台重次曰非吾君台我
何使數反不適秀吉於是誚公奪邑從小系食三千
石公潛勅吏勿徵役小系居四年卒慶長八年封成
重丸岡富正府中皆四万石為越上卿富正重次第
之子也以幼孤子養之代成重質于大阪者後為結

城相典財糧供軍賦助土木之工未畢亦發富正給
之出不意民亦樂為之用二人共有軍功富正以為
相賜爵諸大夫同父也但馬治越之侯之死也神祖
賜富正書曰聞之未知信否子欲死矣君古人不曰
乎立孤難殺身易子死則死者必多越要地也死者
亦不道路之人孤子孰与守其國車秀康有忠者必
不死我必滅其宗且子何人而欲就其易富正後
帥越之衆城駸有神祖便賜之刀伐三成時所佩也
其所變重如此是時何縣民之但馬米邑女婿家奪
婦還但馬以婦翁不畏已使所善鷹師適刺殺婦翁

吏求賊急竹鳥周防善但馬知但馬令鷹師殺之鷹
師卑人也恐泄之以它罪案誅鷹師滅口周防有所
欲誅殺舍人已請吏告愛嗣侯乃使執周防但馬
不至發兵滅但馬家今村掃部清水丹後知富正
為但馬等以為上所置越命卿也不敢執縛如駸府
白之神祖時如江都命富正至富正曰臣非私但
馬有子夫之勇為越禦侮為越隱掩欲姑之臣
罪當死神祖意稍解然周防曰汝起自小家予加列
將之位不思奉主靖國不忠不臣周防泣而伏地曰
臣聞佐木氏自有但馬士不敢離貳先臣秀康常

曰我不喜得越喜得但馬臣猶在耳以故欲冒死全
但馬耳掃部等不思先臣秀康所以遇但馬而必為
匹夫復讎臣愚不達其意神祖以為然囚掃部仙臺
丹後岩城赦富正周防出之周防烈士也出謂人曰
夫士而束縛膠致何面目復見吾君哉自殺於是
立成重為越相飛驒守以鎮國人甲寅加越江將俄
起攻城神祖使吏止之成重整陣發砲而退神祖羨
之明年先登斬首二百七十級富正攻至京橋神祖
勞之曰子披身先入必有相距成重拜曰三軍大奔
孰相當者臣無功成重剛毅有父之風勇能闢治國

非其材至上使忠直老立其子光長自傷不能匡正
以為國多罷不可治請還事朝於是移越族光長于
高田移高田族為越族易其地以富正為越相成重
以九同族事朝卒至曾孫重益有罪徙鳥取國除初
重益間政于僧与瞽者專委嬖臣事元祿八年冬家
丞二人冒雪如江都死于日本橋上重益下吏奪族
後赦重益弟重條徙九龜者使食邑富正後世々相
繼為越相

史臣曰參始置三奉行人為之詔曰高者似佛本者
似鬼彼天維何非仙非鬼盖高力無跡之可稱而民

級甲兵始病從還自乾擊卻敵追騎高天神叛以高
天神屬邑賜康高壁蝎塚倫其衾從戰長篠破殺其
將馬場信房等軍從取諏訪原攻小山田中其明年
城橫梛迫高天神亟伏而破甲救兵甲君出淹阪公
軍于蝎塚當之俄失甲君所之康高將騎跡之行約
旗于樹志之卒逢城中出兵迎甲君、為大軍至
不敢擊康高曰為避之亦敵我形退我立令縱騎擊
破城兵還自持舟勝賴追至大豬川康高与松平康
親隔水布陳甲兵去援高天神得首級百八十初自
壁蝎塚攻八年於是賜食邑城飼郡明年入甲破持

舟兵于遠目阪川尻死与岡部三綱適鎮甲府遂入
信州至乙骨而還亟及擊相兵相兵將欲入古府、
、晴信時居于此康高乃与諸將伏兵數破其支軍
相兵不利退酒井忠次破森長一于羽馬康高出奇
兵斷其後攻又破之首功第一擊于三好秀次長湫康
高謂其下曰趨利不止諸將必破伐木作行馬坐休
士馬諸將合敵散走至康高陣止遂合兵至擊敗殺
其將圍蟹江淹川一益窘求見靡高、脫甲入壁
見一益曰芽去無顧我止兵莫伐一益悅出火久保
忠母攻上田不拔越欲乘弊伐之康高与井伊直政

率兵赴之忠世乃去上田至山諸康高時六十餘賜
松平姓卒康高無子男有從子曰勝政事三好秀次
不在家以長塔柵原康政子忠政年方九歲為後遺
令請令少塔阿部忠吉居橫塔決事明年康政以忠
政從小田原之軍山笠原秀政岡部長盛與忠政破
相干函嶺三成皆潰康政聞鉢方兵將入城伏忠政
等酒勾擊悉破之小田原平封久留利三万石関原
之役從為後軍三成破進守大津明年封為橫塔炭
取松平康元女為夫人生子忠次康元神祖同母弟
也忠政卒忠次三歲立命為賴宣之屬是時忠吉已

還事朝廣宣廣成勝吉議共行政初忠政有所愛硯
傳之忠次墜地碎因泣不止傳父諗之其母夫
人三士輕責少子其母大望以為信然康高從子勝
政為伏見令白上召勝政調護少子罷三士政勝政
固貴知國人服三士常折辱之三士不能堪出奔新
澤勝政便禁錮莫得仕甲寅上以忠次幼不使從軍
忠次乃不待命行神祖曰是真靡政孫也明年以屬
賴宣不逮戰會叔父柵原康勝死無嗣命忠次還繼
柵原氏以橫塔賜賴宣是時上徵所禁錮三士居前
澤者從軍而勝政從本多忠朝戰于天王寺勝政戰

敗忠朝死奪邑人須賀氏咸絕

酒井忠次父曰氏忠自德川氏漸盛家世為將氏忠以夫文丑年死以忠次幼立身忠尚代為將治其家而忠尚遇孤子不善迨忠次長為大將擇義田宅自與是以終不相善贈納言之復忠次已與其謀比卒與駿攻安城拔之福奎守死尾因喪攻之忠次擊走其將勝家永祿三年從拔丸根尾求平干參忠次日曰國孤無援非久討駿君不以復讎為意嗜酒好色不恤士民是亡之國也今諸侯唯尾足為援與之平便諸將正親等曰參尾構難駿君義元陽為救參陰有

弱參之心先君之早世不曾恤我喪召公居駿府叔群臣田宅使輕去遷使之如奴婢驅之如奴讎推之置前無殲矢石之下復置守岡崎如令鄙邑群臣日夜切齒齟心干駿而事之如帝畏之如神者以公之在其年也義元無厭使公攻丸根使公守大高万岳之所難而用我少衆以謀墮我力以公之明與將之武幸能捷而義元殪倉卒之敗今觀其嗣信佞遠忠與亡國同道忠次言從尾甚善參公曰善遂許尾之使於是忠尚不欲反駿杜門不出討佐脇令忠次別伐板倉重定戰小境不利公合之又戰大敗之親寫

徒起壁于上野傍拒忠尚等伐破野寺柵其夏取吉
田城為吉田城主明年令參衆及屬忠次家成令
忠次遂忠尚、走駿從其子於是忠尚三反忠次
見甲之使謂公曰以臣觀之甲駿相攻不久若然遠
州我之有也願厚積以待諸大夫不信曰甲駿甥
之國也其交甚睦豈有相伐之事甲破駿以遠州委
參伐其西駿君人掛川公日子之言於今有驗為先
鋒攻之遂定掛川從伐越兵于掛川被江越兵于勢
甲甲已定駿遣兵侵遠州忠次破之一宮伐解吉田
之圍為先鋒躡甲君與數正擊山田昌行榊原康

政從公擊山縣景仲敗之合勝賴將退數正反擊勝
賴破之昌行又成行本多忠勝大須賀康高大久保
忠世疾戰走之為甲君弟信豐所乘見尾兵薄莫亂
參無繼者声鼓齊進參奇兵左右突不克入引還濱
松久之景仲攻吉田會甲君死還忠次追擊破之取
鳳來寺後甲君涉天龍公欲戰忠次固為不可止之
盛張陣于山天龍西名忠次謂使者曰敵近不可動
搯臣居此為犄角之勢甲不敢先涉乃益臨岸為欲
涉甲乃城鳳來寺而還忠次復、燒之甲以為吉
田在參遠之間甲若取之地離兵絕遠州自然入于

甲以故亟來不能拔必欲復長篠甲君自將圍之從
參考于吉田諸將以為衆寡不敵言以保城忠次為殿擊却而將景仲
五月參尾救長篠誅報曰兵盛陳整不可伐忠次曰
勝賴特強無倫何云不可伐破之必矣怯者固見
弱為強尾君大悅召諸將置酒高會忠次被酒起舞
諸有声者咸鳴佐其勢兵氣益振尾君顧呼世子執
忠次盃飲之曰願以子之知与我子忠次因進曰兩
軍相常無讐可乘無它奇難克且勝賴不戰參尾遠
來無為尾君曰然為之若何忠次曰臣願自問道燒
鳶巢甲君知敵在後不可輒去必銳進爭利將怒失
謀衆懼不武大起便戰尾君陽怒謂參公曰始我信

忠次其妄如此且與謀哉叱之使去酒數行罷復密
召曰子飲我与子釋恨日者子之言甚善我所以不
子許者恐語泄禍多於不爾也且胡知田人不在陳
中屬忠次以參尾兵七千忠次謝曰是臣之所不及
也啣枚涉燒久間鳶巢破甲四壁作三伏斷甲之路
斬首二千餘級甲大敗績公休兵一月餘取高明欲
攻小山忠次曰公必勿行高明雖敗未有破竹之勢
勝賴之勇過于其父而怒參決于骨髓見公進不止
棄毒于我、兵老矣恐不可用是時松井康親新賜
姓守諏訪原謂參公曰彼壯者死于長篠所与者老

弱已安能憂小山迄今不取甲復禱公以為然攻小山不克八月甲衆二万至大猪川參兵欲走山忠次曰甲雖出來能戰並川北還勢如嚮之者遂為殿擊卻小山兵甲相戰于黃瀬公將入駿州忠次又諫曰甲雖老足當相參未深結焉止其還伐參夫知戰未可制勝度險阻背數城爭命于困獸之甲非計公願軍于瀬戸觀其變公曰不然今之勢甲相承蚌鷓之敵而參得漁夫之全今而不伐甲竟不可克相亦望我背約不救留忠次瀬戸餉于軍進至二山甲果釋相而西相不之追甲鋒甚銳忠次馳至二山諫公

退兵天正九年從援高天神明年滅甲尾君遺忠次金一百刀一從如大阪會尾君被我公將歸參險絕無鄉導忠次曰臣乃為之耳未舟載公令騎夾涉歸為先鋒討光秀聞秀吉誅光秀而還大久保忠世人信降諏訪賴忠公乃以信十二郡封忠次經畧北方賴忠慚臣于忠次叛求救于相忠次引兵攻高島必欲屠之唯公以為高島雖降其北尚有數十城人心未服諸將未可封令忠世往召賴忠次因辭信不受与大須賀康高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岡部正綱可三千人進至乙骨人或走告相世子至相

距可一里諸將度不相當引兵將去忠次忠世前爭
高島事於是爭為殿諸將乃罷二人以正綱為殿且
戰且行至新府于公伏兵待其至相數不利大道寺
直政質于參忠次子家次質于相而去尋令忠次奉
良祥主如相還輔公會相世子于總河原秀吉東下
忠次軍于桑名尾君信雄見忠次日犬山核小牧燒
國急煩且下忠次日臣雖老西兵非我敵雖百万不
且畏也臣請為將軍破長一挫其鋒森長一西人畏
之如神獨未燒小牧忠次與戰羽黑走之今台還諸
將曰濃兵在後既秀吉兵十餘万在青塚如進如退

莫能測忠次令軍中具食諸將以為今戰忠次日秀
吉不向莫動衆惟立壁其後我亦不可去此無食何
以僕且秀吉果不戰相持十餘日公破殺信輝長一
等軍秀吉欲乘其未整伐之馳驅如長湫莫有次忠
次本多忠勝曰自後伐之雖衆可敗數正不可忠勝
獨以騎造公而忠次欲伐其壁要之不可乃復獨縱
燒壁一方既秀吉去留兵守樂田忠次亟擊破其遊
騎從後下市場蟹江居清洲月餘罷佐、成政畏秀
吉伐滅之聞參拒走秀吉微服潛行至參見參公曰
昔織田氏之威振西海不能當甲越之鋒將軍自南

臣自北秀吉不能支公辭曰我与秀吉無惡少牧之
戰救尾也非侵奪其境今于禽寡人越有難敢不走
其急唯寡人不欲往伐成政出忠次曰公言秀吉当
成政以越自比處公以甲無礼孰甚焉且參居南海
越居北海其間有各山大城非可踰越而到約不出
軍失信不若謝遣公從之增忠次食千五百貫數正
亡馳入岡崎守之以秀吉使見公結平又輔公會相
君千黃瀬公又欲會秀吉忠次曰秀吉虎狼也未可
以身試信若義顯而後可行夫五洲之兵以攻則不
足以守則有餘秀吉何為辭以甲信未定秀吉質母

請見忠次日可遂從如京師為左衛門尉賜采邑江
洲是年以小笠原貞慶真田昌幸如阪天子幸聚樂
拜忠次子家次為宮内少輔是時忠次已致仕追伐
相命忠次與五洲安令家次督松平康直松平康長
為先鋒至小田原別降碓井土氣東金小田原平封
碓井從如名古屋從攻上田天下已定封為高崎侯
甲寅督松平忠良松平忠義設樂貞代小笠原政信
稱津是宗水谷勝隆仙石忠政相馬利胤六鄉政衆
等攻玉造明年人督松平康長水谷勝隆相馬義胤
六鄉政衆稻垣重綱松平忠良松平信吉牧野忠成

松平成重如阪津兵戰千若江家次橫擊大破阪兵
忠輝失侯家次守其高田城因封為高田侯卒子忠
勝代立圍反者阪崎貞成其明年移封松代与弟本
多康俊守廣島子城後三年最上國除率兵収其城
因封庄内十四万石於是割白岩封弟忠重寬文中
江都業医者慶安為渡邊源藏聘忠重女求忠重六
千金慶安私二十金事發治之故慶安囚忠重而川
救之世謂欺人為慶安自此始寬永三年上朝京師
從行者進位一等還歸進忠勝從四位下等居守于
從行十三年部丹羽長重堀直寄戶澤政盛井伊直

之前田利孝土方雄次堀直升
酒井忠重等
治都城忠勝好貨不受士其相高力喜平諫不可喜
平日公以臣為相非厚祿重賞以私臣必欲使補過
贊義布公之德于四境封内也今臣言無可庸不堪
其任願乞骸骨避賢者忠勝不許後得茶壺直千金
欲与大臣告讎喜平獨辭曰臣聞一人面隅而悲滿
座為之不樂昔我先君執銳被堅無日不冒矢石露
露儉已愛下竭其死力是故大啓茅土慶及君之身
德川氏不衰酒井氏不瘡子孫誠承無替而君
驕奢不修先君之業貴無用之室輕士民之力臣侍

燕于前臣見君珍室滿室思君宣奢為俗費財厚賦
將墜先君之勲業涕泗橫流無能自禁願臣無豫燕
忠勝益怒欲以事誅之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恐忠勝
殺喜平得罪于上陰勅吏逮喜平放諸平戶正保三
年忠勝卒于攝津守忠當立忠植分所關佐原二万
石封之忠解封大山万石明曆中忠植忠解造内城
寬文八年忠解之國道逢大雪死無子回陰是時忠
植迁松山卒子忠豫九十一戌阪德宗時致仕子忠
寄今年巳嗣為庄内侯立阪田守忠休為後忠休為
奏者領祠曹迁參政明曆二年庄内侯忠當進從四

下卒子忠義立忠義造嚴廟卒子忠真再給事于中
除海道破石文宗時左衛門尉忠真以尉為佐享保
中復為尉使之京師拜侍從卒松山侯子忠寄立為
上修日光神橋如京師拜侍從信宗時為知政事
大久保忠世忠茂孫忠貞子也為人惠愛其下咸願
為之死以故每戰先登功多親鸞徒作乱戰常急創
無愈時見本多正重持砲將擊已忠世先發中左肘
正重走從攻掛川伏兵擊破敵為先鋒伐越兵于野
川破之忠世有三弟曰忠佐忠為忠教咸勇能戰是
時忠佐典進退諸軍身亦親當敵有功甲兵自見附

從參兵及參兵于一言反忠佐力戰挫其鋒遂以為
易與至衙方原公曰敵踞城下不擊非夫也諸將更
諫止忠佐與柴田康忠出挑戰甲乃伐參大敗之忠
世見公尚進諫反之令諸將集散卒諸將咸曰備守
禦之具忠世曰臣請走甲壁觀以有餘固士卒之心
亦一策也允山信君立營不整是可敗集砲得二百
自間道伐其營信君脫身先逃墜屏磯死者不可勝
計於是甲謀曰參強未可克越與尾救之非我之利
引兵還國人咎忠佐以挑戰曰忠世之卻甲可補其
過云還自乾敵上下山如鳥伐之散行則復聚射突

忠世墜馬爭欲得其首忠世仰斬三人欲起敵大駭
不敢近見救浦久藏創與馬使衆久藏怒曰宜哉敗
也救一人不顧衆以君為命忠世復罵曰吾不與
在我衆不衆在子不顧而行從者衆久藏以免其上
下相急如此公怒不克又往伐伏起自谷中忠世斬
前者走其餘長篠之戰植柵三重不得縱騎步伐敵
以諸將砲隸忠世忠佐謂兄曰兵我之由也尾先參
戰參之耻也忠世然之出柵入柵誘盡斃之尾君望
見兄弟曰使衆如指貼敵如膏為在干前在後為在
干後在前我觀天下之士多未視如此人尾之士誠

不及既忠佐如岐阜尾君厚賜之曰髯將軍何在長
篠之功竟輸子兄弟忠世義鬚髯号曰髯將軍云公
攻二股不接留忠世獨攻之得榑原康政至攻降之
以忠世為城主伐乾兵于觀潮阪二子自石峯下臨
乾兵乃走忠世攻乾九四年攻降乾甲君宣言攻掛
川出師而納糧高天神忠世与本多廣孝為之如楫
川遂圍高天神忠世特險不設備城兵夜伐驚之追
斬六十四人甲相相距黃瀬參軍于大豬川上軍中
夜驚忠世揚大中軍使人走呼曰公至公至軍乃定
取高天神所將士斬城主首天正十年從圍田中其

守見忠世与之城亡甲滅後四月尾君死甲信盜賊
大起殺尾所署守夷忠世入信州降諏訪攻為相者
參兵益盛相兵退与柴田康忠管治定頭鎮甲府前
田中守為參攻岩尾死忠世適定小室以北十餘城
賜食邑佐久督信州軍事管治定利柴田康忠佐之
公与秀吉相距忠世恐越擾我邊部署諸將塞險阻
絕越之疑已如濱松真田昌幸反通使于秀吉忠世
將島居元忠平岩親吉岡部長盛保科正直諏訪頼
忠松平康國屋代勝永三枝昌吉下條信氏遠山直
景室賀入道大草武川衆七千騎攻上甲遇伏破忠

世忠教聚兵加賀川三百人欲絕上流襲後諸將成
止之曰獨昌幸可敗耳不可當越福與未矣昌幸亦
知忠世有異而去初忠世欲焚門康忠正之敗康忠
慚明日与忠世攻九子見昌幸出欲伐之諸將不欲
會長盛少有利欲棄之不應忠世咬臂曰諸君弟從
我後我為諸君戰至莫無言戰者忠世搏膺大望曰
縱鳥干籠徒是越兵日出綴參之軍公令大須賀康
高井伊直政等適班軍忠世獨守小室會忠世親石
川數正為國柱石也忠世勞且謀与坂平忠甲也
公子龍芳在越昌幸欲因之復甲忠世恐懸邑使守

蓋忠世與康忠正有謀欲有偏則忠世必首目迷去証忠
士臣不可去此不可使者亦未

小室無應者忠世命忠教曰曰臣能然大夫人不
望臣貧邑易受耶請使它人忠世曰我過矣我過矣
一子死一子存子為我死忠教訶然笑曰有兒使弟
、故逃死其冬大雪無報明年居忠世濱松如京師
昌幸懼降于參後督諏訪賴忠等攻小田原、、、
平令公封忠世小田原是時忠世子忠隣封為羽生
侯自有傳公至江戶城為忠世所部先成公欲爵之
忠世兄弟固辭不受曰臣德川氏之隸也不慕天子
之爵文祿三年卒忠世勇不顧死及為將折節務成
郎吏之印信義結人之心有治國之材儉嗇衣服器

甲不敵不造月不食七日謂之七不食以養士卒人
始咸苦而誹數年能任上下相安如父子死之日識
不識莫不流淚初尾攻福釜忠佐擊其將墜馬尾兵
乃走親鸞徒作乱公親戰忠佐擁馬首止之公拊其
背曰大久保氏之功雖死不怠遂言公釋鎮其徒從
圍掛川得列將一人戰羽黑馳入敵中蹴仆一卒顧
從者斬首一軍咸駭凡公之出未嘗不從必疾鬪汲
人不顧其身然竟不蒙創一小田原平賜邑茂原從
世子戰伊勢山封治津侯卒子忠兼代侯不久忠兼
卒欲立忠教辭曰叔又不可為後且臣功不忘侯不

受上方怒忠隣毀治津國除忠為曾冒敵陣公壯之
曰後無復為、弓隊將戰閑原忠隣子忠總弟大垣
侯後請与忠為如國共決國事上曰我不復憂大垣
侯之後忠為号令明下能用命忠總用是成功敵欲
復伯勞洲望視忠為獨至以為大兵在後竟不果攻
神祖令忠總与之万石未及受封卒忠為子忠知為
親信以宮衛居阪軍中為敵所圍詔曰公等不識我
、乃死敵馳歸獲免歷行人御史卒于宮衛將子忠
高憲宗時數遷至給事中封万石護作護持院忠高
子常春仕文宗自奉朝請選為給事申三年除參政

德宗立再增邑封烏山從如光陵遷知政事僧万石
卒子忠胤字子相立

忠教攻鳶巢先登時年十六云拔高天神斬城主岡
部長教相參相距雉匝自稚巫歷古府郡內可達相
忠世遺忠教松平康忠絕古府之道相恐未平慶長
五年以槍兵長從代三成阪之戰中軍旗動忠教慚
之言上曰槍從旗者也臣為槍兵長旗斬臣必知之
言者妄也不可不察冒死保其不然太宗時遷砲隊
長頃之又為槍兵長以貴槍兵將也年七十餘死大
宗使、就家封万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為請

辭之使者曰君受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
自得不得我傳竟不敢受忠教歷三世聞知故事集
國家所以真起題曰門外不出世謂之三河記每卷
有跋之語其書三卷見朝廷貴客以爵祿心不能平
言非親旧臨難思免不可屬以大事至深切或曰觀
予之所著三河功且獨有大久保氏其實然曰非我
為大久保氏故記大久保氏事若在它人又叙父祖
之勲耳自少好勝人任意教言去上田時本多正信
作繚引之陣忠教聞之曰有伐寇之法不聞避寇之
法夫鷹師知鷹耳使世子不及関原者用鷹師故也

見立花宗茂復封諸人曰子何不為賊、上之所親
貴且封常侍問譙奉上勇略上悅詔閑原時事至破
岐阜三成等面如灰忠教倦將睡拒目曰豈如上在
小山時耶土井利勝有駿馬拊其尾曰汝能免主於
難其無忌憚如此賞賜絕無及而不封矣德祖時坐
事出之都明日与近臣戲便坐傍德祖笑曰如忠教
法不能加待之如初又使人自己所謂曰上疾子之
刀之長忠教斷鞘露刀之末朝見上曰臣能斷鞘不
能斷又常賜鶴羹適大官無餘膳有菜無肉忠教曰
臣以為唯大官雁鶴如此臣家常食之還封菜進上

庵人以實以聞上大笑諸自邑來者當獻其地所產
忠教獻紙持餘詣執政之門謁人則持去竟懷歸家
大常問可使伐耶嶺者對曰上所愛教春姬天海咸
可將時已遣故侍中重昌復遣知政事信綱忠教愕
曰侍中死大常因數古名將曰得此一人我不憂賊
忠教曰雖今不無唯上不知雖言放肆要出于愛上
如此

本多廣孝自父信重時為土井城主号稱豊後守方
此之時參城邑或之尾或之駿朝夕觀其利將廣孝
於參未嘗有離心贈納言卒与諸將攻板安城永祿

三年從拔九根公令廣孝壁于小牧迫東條、後
賜貝福新場長良從戰小境斬首百五十親鸞徒作
乱擊賊屢破東條兵以功益食邑是時台廣孝子賜
名康重從是常從軍駿圍一宮廣孝因高賈縱反間
駿軍中使言曰甲君賂駿大臣因父已在駿人駿擒
伐參者妻子以免台之以遠州封弟信澄已併駿、
人受盟駿君恐引兵而東參乃追擊破之明年取田
原為田原城主從攻掛川從戰姊川從戰御方原還
殿久之破甲于森鄉甲自暗信時常勝於是始病長
篠之役別從酒井忠次屠鳶巢敵數傷康重天正五

年遠州平廣孝請致仕憫老許之賜久野二千貫是
時尚以錢賦田拔高天神子康重獲二十一級方甲
信乱父子共入信州明年廣孝為古兵衛佐猶稱豐
後守小牧之役壁小幡通參堀秀政伐破參軍父子
咸傷從者死者三十六人反復破秀政既康重從攻
蟹江創未瘳石川數正出奔内康重子紀貞為質不
受日參國孰疑卿秀吉入九州廣孝為使者軍中
攻岩石先登明年真拜豐後守改越前守以康重為
豐後守小田原平封白井二万石後廣孝如名古屋
還卒于江戸慶長五年康重從世子圍上田為殿各

明年封固崎五万石出曰我家何辜子國而得此命
聞者以告神祖使人追之謂曰固崎根本之地久之
乃得惟可居之者非世有功劳如子者不可子胡不
休此意康重乃悅雖地狹肥美甲于天下收租三倍
云康重卒有二子長曰康紀代侯少曰紀貞以其曰
封為白井侯補大衛將傳子忠能甲寅康紀部當倫
前島改為前軍、罷監役徒毀阪城明年督本多康
俊遠藤慶隆石川貞政時田彥定宮城丹波等屯關
峰又為前軍欲戰康俊止之城壞獲二百餘級康紀
子忠利大室還自京師至固崎益忠利五千石忠利

卒子利長幼移封橫拱分六千石封三茅既利長暴
國人怨之嚴宗祖飲倡家不知屬吏按問有欺閔吏
隨妓女西事天和二年削封食岩瀨万石尋以為縣
官執罪人、、以命不得禁止其茅卒無子從子助
芳立助芳上書曰岩瀨碯确無田雖曰万石不中子
石以千石之地借万石之役衣食無所取給臣願歸
岩瀨免為庶人上憫之移之厭川用家丞之策善事
貴人言二祖厚遇其家狀德宗驚曰吾未之固聞從
封飯山二万石卒今侯利為其孫也
平岩親吉弓削姓父名親昌尾平岩人也親吉生喪

其母久之後母謀殺之乳母懷之奔參長奉贈納言
從公執干尾如宮崎還攻丸根有功破言田兵于其
郊圍掛川城中賂久野宗能使反參宗能不可宗能
之宗有天方城主宗政謀殺宗能不克奔甲因甲之
力入天方此時親吉聞甲君病篤攻出宗政從石川
家成取角輪從破越干姊川甲于長篠前是後母追
親昌死携已所生子助六歸親吉々々善遇之榊原
康政有怒助六傷其額助六欲聚其黨死之親吉知
康政村略衆莫之若者為公惜之拘助六不使得相
仇公為忠為世子傳至尾歿殺世子見公曰臣為傳

無狀使得罪于大國臣罪當死公願斬臣謝尾々君
必釋今公不從臣之言悔無及也公竟殺世子以親
吉為將破甲相兵以郡代督甲軍事為主討頭攻小
田原別与本多忠勝島居元忠拔築井進攻岩槻有
城中人出不得歸者縱騎殺之職志止騎曰窮寇無
伐雖一人不必不傷且又不足為功緩使人城得進
兵之路親吉田善用職志之言攻克外城小田原平
封厩橋四万石立為人將統關中兵名古屋之役加
人殺我汲者親吉遇逢之即伐加人秀吉使弟秀長
親止之乃歸慶長五年親吉居厩橋薨度諸軍明年

封甲府六万石以仙千代為養子仙千代卒養忠吉
卒養義直、封千尾從親吉于犬山監國事
又不養侂子卒

史臣曰吾讀參諸將傳至酒井忠次辭信歎曰天之
助我國家一至於斯乎織豐二代樹山身股肱腹心
千不可知之地而威中國遂使豪傑得志天下而
後指大千臂、大千身之勢成衆衆之不服却禍其
身於忠次之辭信蓋深悟其非而不大封功臣以安
豪傑之心當此之時忠次之功冠諸將辭其賞雖出
不得已亦知不便國也忠世兄弟確然秉志不受天

予之爵康高獨入敵中不疑廣孝重義終始不渝親
吉為國不惜其弟為世子不惜其身咸古之良臣也

井伊本多榊原傳第三十二

卷五十七

井伊直政遠江國司藤共資後也世居井伊谷王父
信濃守直滿從駿死桶狹直政二歲時父肥後守直
親使屬吏小野道好請事駿府道好譖直親受盟于
尾氏真不信使直親友新野親規適問狀直親驚曰
尾不共戴天仇也庸渠事焉還親規適願面見謝之
掛川守朝比奈茶能聞直親被告反不知其事解見
過掛川以為欲襲駿發兵追伐殺之道好心私悅欲
殺其兒除後患謂氏真曰必為駿之害者而親規與
直親交愧不能免無辜又絕其嗣遂匿直政頃之親

規道好成死駿也親規妻避乱濱松嫁松下清景使
直政冒松下氏姓適參公出見兒于道進問誰之子
直政美容止所言有次序公異之召置左右賜之又
之田為井伊氏撫其故士衆每戰常力戰冠軍甲信
平立為先鋒將封四万石与武田氏士二百人旗甲
皆赤小牧之後為先鋒出長湫直欲伐敵未近藤信
由日參兵見追而退若此是軍俱破若少南者壯者
已遇逢後者老弱是必勝之道也敵果改嚮陳乱弓
砲雨下不能支而去池田倍輝森長一奮集直政會
中軍踰山黃金之扇照日而下二殺咸敗斬首不可

勝計參兵圍上田不克直政与大須賀康高松平康
重牧野康成管沼定政等五千騎往伐攻燒丸子逢
越兵至而歸公還自京師令直政還秀吉毋質于參
秀吉飲之酒石川數正在座直政始不交言謂人曰
背叛之人何面目見我哉其穉直惡如此後二年
從如京師拜侍從兵部大輔少田原之後督松平康
重等攻足柄、瀆攻小田原三月言公曰軍老矣
臣翼一戰勵士氣攻篠郭二反以無後援去伏兵斬
追者四百餘人作地道未成兩城陷遂燒破篠郭小田
原平封箕輪城高崎居焉於是立直政柙原康政本

多忠勝石川康通平岩親吉為大將、吏悉屬之而
守伏見九戶政實反為先鋒至岩井與堀尾吉晴蒲
生氏卿淺野長政進攻降之別攻殺賊松王秀吉薨
公遷秀賴干反三成等相結欲危公阪以東大擾直
政陳兵淀水之陰迎公直政在後康政在前夾舟還
伏見既而會津之事起公東至石部排戶直見公曰
今者將寢一老翁足蹴臣枕曰急去莫及難再尚何
寢臣視之無知想臣父也願公速行是夜三更時公
去石部三成謀臣島勝猛涉湖襲公石部至則公去
已遠至小山三成反書至公曰計將安出本多正信

曰諸侯妻子在阪恐不可用公願謝歸慰其心盛兵
三関觀天下之變天下未無變也直政曰時哉時不
可失也擒豎子臨阪天下不足定也方今之時天下
孰當我前者且也從正信之策所以北條氏亡社稷
也臣不忍見禍至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公止之曰善
從子之策乃並用二人之言置酒召諸侯福島正則
等使正信語之曰三成連諸侯欲與我爭一日之命諸
侯辱賜寡人者其家在阪而固與三成交請早西歸
以安室家是非得已許三成後相持如故正則扼掣曰將軍不負孺子諸侯不為妻
子改其圖將軍願速伐三成率欲歸之衆言救其妻

子必有功諸侯咸曰正則言是公乃令直政本多忠
勝護諸侯軍諸侯如清洲待公久無事使行人直吉
激使共戰不者寡人不行二子止之直吉陽許告諸
侯、爭起拔政阜是時直政破稻葉山公悅止勿
復戰親將至岡山中村忠一有馬豐氏戰枕瀨敗不
克去二子行收兵而歸敵不敢追三軍大駭直政欲
攻大垣忠勝曰諸侯之與三成者日來壁其側使人
見之東西數十里若攻大垣使彼乘其弊不若引兵
西出畿內據大阪塞海道無不服而後取大垣若探
物于囊中公曰然三成從我後直政曰為致戰張陣

道北山人菩提留兵塞險隘無如我何公曰善部署
已定會三成等引兵西還明諸侯至關原直政與松
平忠吉馳突倫薩無追兵斬薩將豐久三成已走公見其
傷起求藥賜之次與忠吉傳其創明日監屠澤山與忠
勝以諸侯如大阪大老輝元奉行長盛出城請降直
政乃內兵西城於是天下咸歸于我上至居西城以
直政忠勝康政為執政典軍國事上將伐土佐直政
台土佐侯親謝侯有兄賢前通使江都侯怒又懼分
土佐對之殺之出上怒收土佐明年封直政澤山進
從四位下謂曰滅三成子之討也故以其地封子歲

餘卒長子直勝立為澤山侯次子直孝生于民母所
年十一殺人直政為類已臨与所執麾兵之麾將死
台使事世子甚幸為掃部頭官衛將還自田原遷大
衛將封万石慶長九年澤山侯移治于彦根收上野
成鳥十八年城京師初直政有大略好殺伐其衆不
附芽以威強服之已至直勝國不知補祖逐鈴木重
路等鎮國人直勝恃父功無奉上意數徵不朝恚曰
使我不遑安息豈所以遇功臣之家耶上將伐阪倉
為先鋒稱病不出上令直孝將彦根兵造軍神祖已
知直孝能使衆立為彦根侯食十五万石貶直勝為

安中侯食三万石直勝子曰直好益五千金移西尾
造鳳來寺祖廟後掛川直好孫直朝憲宗時給事于
中二月病不朝使人視之不有所省免狂妄言上以
為不可侯廢之封養子故彦根侯直該平直矩与板
二万石為後德宗時致仕至孫直員無子以桑名侯
與平忠雅子直存為後

直孝為先鋒圍阪同如越攻城死傷甚多築土山迫
城明年春罷將歸免砲而行城中應之德祖責之神
祖從其兄安中立直孝為彦根侯固辭不可乃歸就
封其夏阪和破言燒京師老幼相扶移家誓皇城直

孝与松平忠明本多忠政帥兵往鎮復起兵伐阪藤
堂高虎伐阪將木村重成于若江直孝乘之重成及
客將佐熊正頼山口弘定内藤玄忠牟礼朝泰走死
得重成玄忠首明日擊破七將兵真田幸村合越兵
直孝高虎橫擊之阪兵散不復戰至夜固陳備不虞
德祖令直孝守秀頼神祖不忍欲從秀頼高野養澄
夫人以万石使屢反求與欲出未至直孝曰是所謂
飼虎害其身者令從者鼓譟發砲秀頼為不濟死上
賞直孝高虎金銀宝馬邑五万石賜之玺書以直孝
為侍從知政事久之直孝賜暇之國家迎岡本宣就

言事曰俗侈無節度公為知政事不先正其國無輔
上正天下請為諸臣作節度直孝曰然令之不如身
之傳舍食其地之產不以珍從家丞以下賜綿衣
之彥根人見之懼久見騎士家馬良屋阜曰屋固本
不可騎令吏厚賜之從此之後無以奢侈相矜者乞
和五年上如京師造削藝徒之北地藝徒剛不願死
恐喋血江都高虎曰以好台之一夫之事耳直孝曰
不然高虎知其一不知其二若高虎之言誠易然從
此之後天下諸侯望見宮室如趨從杆豈不危哉上
願台正則數以其罪不可君國使其自引咎解侯印

若歸國自便使正則擇一正則不敢背且也不至斯
使三者就却于江都正則必出上從其策擒正則益
封直孝五万石德祖春秋方高忠長見受幸殆欲代
太子百官在朝無不致敬送迎直孝頌言于朝曰駿
羨上之親子東宮母弟也百司敬之如冢適不改大
不便于國從是百官無敢盡敬世子愈安德祖老倦
于政將遜位召列侯宗室直孝諫曰天下新定大役
歲興至今未有一日息民加之以傳位于世子天下
不必不賀車馬馳于夷蠻玉帛繼于道路不數年不
周也諸侯何衆供其役何財給其費上雖病未棄為

天下自旁上謝曰誠如子之言然事有不可已宗室
已集列侯皆至咸知我意如此不可改子後欲有言
以今不見從莫默于後直孝曰臣言不善則已善而
不行後言無益臣不敢言上并利勝言上曰直孝言
直上許之天下百姓之幸也唯上察焉久之上聽利
勝、引直孝謝直孝不肖曰上為天下而不為直
孝何預臣之事臣不拜上益重之命罷朝者三年而
傳位大宗寬永元年城二條還為右少將十年益地
為三十万石明年上過彦根直孝舍國臣避妻子于
鄙邑前是它矣避舍後以前堂館從者上於是不能

彥根直孝曰是有謬臣者從五六騎及舍上聞召見
之待之如初世子還自山王過直孝至元服為正四
位上左中將加之冠從是後奉世子威如此時大宰
厭代上未能親政流言曰興紀侯使、請直孝謀事
使人謝使者曰歸語君侯臣不忘君侯之德病不能
兼其惠如何使者未去戒駕詣干朝使、者觀之仙
臺侯忠宗父政宗時神祖許与之百万石有奎書忠
宗請不止必從其約利勝白上唯直孝可使直孝如
仙臺邸求見奎書投之火曰我為子除伊達氏之憂
神祖視輿地無可割与者故不封至今、君挾奎

書責信朝廷、無如君何必移君西州与之百万
我聞仙臺之廣雖儉歲可得二百万以上失之非君
之福我敢冒死除君之害於君如何忠宗泣謝曰請
從今因子得改事上明曆交賈人占良材貴賣直孝
代木別墅為屋編其末為藩諸侯徇之亦議木兩國
橋其夏卒年六十九先是上憫其老賜杖干朝然早
起拭刀至死不止雖不知字闇古今君臣成敗得失
每朝罷請時名儒羅山与諸江都令石谷負清居側
記之有謬未嘗不知羅山歎曰君侯固非常人又善
与人交欲有餉雖魚蔬必有曾与桑名侯定綱相失

謂人曰天下有事今世唯定綱可任大事我適賜酒
上前爭杯酒至此雖悔靡及定綱聞欲詣之會病卒
永井尚政自親衛將遽知政事私直孝曰勿以庸猥
幸見教曰朝廷非相教之所願幸相遇尚政退朝往
見直孝曰人有言曰怠為衰子知之曰知日子能服
此言終身可無過又欲使民無訟令民爭事者兩家
相會務尽其情而止連隣國者忍勿言詣吏不直無
輕重殲死以故訟者竟希直孝父子建大功兼國之
柄盛滿無過失功臣之家莫大焉四子其三已死季
之子直澄代為考根庶拜侍從六年為執政以祭光

陵拜左少將掃部頭是時宇都宮人與平瀨八率衆
殺父仇十餘人逃歸直澄有司以動衆都下欲治之
直澄曰動衆固當坐然其仇以衆自守不用衆不得
殺若加之法復讎之義塞而忠孝之道廢上乃流諸
大島執政十一年病瘧卒初其父愛叔之子直時欲
立之死先令直澄勿娶夫人傳直時子直該於是直
該立為憲宗使干京師拜左少將監光陵工作元祿
八年命預政事十年為執政視事三年致仕初上未
立世子嫁小屋主干紀世子時人謂是必立直該曰
時有流言非善事自上立甲族為世子以此不得久

居位孟之子直道立為文宗嗣位使京師拜左少將
踰年卒仲之子直恒立直恒五數月卒叔之子直惟
季之子直定幼上復起直該為侯執政掃部頭以為
章宗加冠為正四位下方中將正德四年老通前後
年二十八年侍從備中守直惟立分万石封直定為
德宗祭先陵為左少將為世子加冠進正四位上左
中將并伊氏自直孝時率騎步清道於是從上光陵
初直孝約國臣不得至万石直惟孟木股清為万石
好酒不省政怒庵原主稅諫不止幽之已致仕以子
直禊幼立謁者直定、、台主稅問政立其後為上

侯賀即位為左少將為長孫加冠為正四位上左中
將直定賢世望其為執政騎士何人曰今之時無此
事君亦不能侯曰子何以知我不能對曰上明察吏
奉職不待執政昔者明曆之灾災焚者千本所十餘
万光君以為今存者其父兄子弟也莫時月不造橋
從是屢壞詔知政事興作之事當是之時上委政輔
臣吏極醇謹今君知興作之事詔之耶以無知事明
察之主君之短也臣故曰不能且上今不待執政信
宗時傳封于直禊、、卒上復起為侯以直提弟直
英為嗣

本多忠勝者從恭親戰于伊田者助時玄孫也大父
忠豐与大久保忠俊等謀納贈納言戰死清暇父忠
高死于安城之戰甲君入御方原叔父肥後守忠真
以尾兵陣本阪忠真死尾兵敗入參陣參以是敗參
公如清洲忠勝年十四執陌刀在前門卒呵忠勝瞪
目叱之咸慄失仗伏攻長澤忠真斬一頭呼忠勝為
爾之功忠勝不忝前斬一人從是每戰未嘗不從
必先衆奮擊也見附使忠勝視濱名都築及具言二
城不可攻遂使人說降其守令忠勝為濱名守為先
鋒攻掛川坂堀川功多參尾入越江背約絕其後糧

道尾君先去不告公以收尾將秀吉歸尾復請師忠
勝曰自入越以來尾不可信然固已許之不可不往
公曰然至姊川伐走越別將公行境至大豬川甲將
下馬伏道左見從騎寡追代之忠勝康高康政忠世
忠佐分三所破甲將走甲君在駿遣從海上侵
掛拱忠勝以大河內秀綱討廢甲卷旗趨海口甲人
以為不意逃走燒三舟斬二百餘人內藤信成等見
甲勇恐為獲遣忠勝忠世迎甲及信成于一言阪布
陳不戰忠勝曰我兵寡而不速集于我者為使奇兵
絕後不去為會彼若馳涉可破与忠世馳甲陣左右

貫軍而出燒見附絕其道甲兵進至小天龍止是日
微忠勝參兵殆盡參退御方原甲騎未衆忠勝繞槍
拂之前者六七人墜馬而死甲人大駭甲兵出千森
與諸將從公夾擊殺數百人甲殆病甲君追我千天
龍忠勝立馬水中而待甲騎目之曰是參猛將也不
果湔後為護軍伐甲千長篠白公曰軍寃旗屢從不
支我與戰大勝從定遠州為甲守者取高天神斬首
五十二從入甲滅武田氏還從公如大阪明智光秀
殺其君公欲伐之忠勝止曰拳客之寡伐主之衆逆
順之勢恐不可必還歸加兵譬猶湯灑雪公曰善如

木津有一舟在中流呼之不應忠勝執弓嚮之舟人
懼便反既湔壞之厚與其直從是所至主人畏威利
金莫不竭力致誠至多羅尾、、光俊親迎公咸
竊相謂曰言甘無田恐其有變不若止忠勝曰否彼
若欲為變雖不舍能無危乎不若因親之安其心若
有變忠勝請帶之餘繫諸麾下公乃從之小牧之戰
破殺池田信輝千長湫秀吉棄小牧走長湫欲乘兵
未整而伐之忠勝曰秀吉新至氣銳破參軍必也我
若死之雖不足傷使於其隙自固率石川康通與松
平康忠等五百騎追之與秀吉並行動輒持滿嚮之

秀吉是以不得疾行止其下勿戰曰雖少不可悔忠
勝至曰秀吉入龍泉寺不整襲之可斬公壯之不許
唯信雄欲觀忠勝之戰固請出之忠勝乃陷陣還士
或失馬恐其為未之波敵馳歸入敵之中取馬而還
觀者望以為神公与秀吉平從如京師拜中務大輔
賜茅宅督管沼定盈等攻小田原与島居元忠平岩
親吉北略地定上州十一城會加越兵于鉢方燒其
積聚還降甘繩与甘繩守及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等
徇武總定四十余城軍于廳南鎮二總忠勝子忠政
尚幼攻岩槻斬猛將妹尾兼延秀吉異之与之力至

如奥州下野有獻佐藤忠信曹者曰忠勝于廳南曰
忠信以身蔽其主而代王之死子之從于長湫有忠
信之忠今天下唯子可戴其曹親取而授之忠勝常
著金飾鹿角兜不憚比已子忠信与之次子忠朝以
已曹与長子忠政秀吉又謂公封諸小瀧為大將更
如伏見為先鋒至磐手又西如名古屋淺野幸長等
欲誅三成解三成奉行歸澤山三成城澤山幸長等
曰疑有奸邪之計忠勝使視澤山反曰不如諸侯之
言聖牆除道所常有已慶長五年從至小山与直政
護兵如清洲攻拔岐阜九月公伐三成藝兵據南宮

諸將曰是懼突我右忠勝曰阻山自守其心不在戰
然亦不可無備遂進伐薩矣其馬中矢殆獲揖金平
載已馬以免此日也斬首九十餘級又與諸侯進止
見諸侯曰諸侯咸甚勦福島正則曰中書用兵過于
所聞諸侯之功中書之力也忠勝溫克戰陣有不可
犯之色諸其下曰而不貪首功待我矣蹤至戰人
莫不立功而樂為之死關原之戰諸侯因忠勝破敵
忠勝之功於是為大上至大阪以忠勝為執政典軍
國事明年封為桑名侯是時二子忠政從世子圍上
田無功忠朝從父躬親斬薩二人擊破薩兵封忠朝

小澁侯忠勝見二子學槍曰我善槍者以少時親戰
也其時從者不過數十百人不得不親戰今幸得見
封比小國諸侯而等威將數百千人當學使衆破陣
而執匹夫之事非所望于而等後以諸侯共定上野
致仕五子忠政迨卒于錢忠朝臣億萬忠朝知兄不
懷語守藏吏曰大國用廣今一朝尺去有急不可具
愛少子人之情也此非至言莫使兄聞忠政聞大慙
勅吏固与藏之至半忠朝竟曰友于之義莫不相救
藏于桑名如藏小澁何必已藏不受甲寅忠政為先
鋒稻葉紀通有馬直純古田重治一柳直盛織田信

重分部光嘉等屬于忠政真田信政真田信吉淺野
長重松下重綱秋田實孝植村康明一色義直大湊
賀勝政等屬于忠朝軍罷忠政盈毀城者嚴肅一毫
無犯者神祖稱之初知政事正純謂忠朝曰子前年
獻焗善今年不獻上恐有所不悅尚署中有極善者
為子納之令燃不如前神祖意其為人以父故特立
為將忠朝多口持鏃仗可八尺揮之如揮竹令奴負
之八人能舉是以親戰欲挫敵忠朝人今福多池澤
方齋攻每後使吏請徒部上顧左右曰見遂不似其
父忠朝不審其故大望曰我必死于此會交綏去明

年和破管治定芳稻葉紀通一柳直盛分部光嘉織
田信重古田重治等屬于忠政擊破阪將干道明寺
明日戰天王寺斬首三百級長子中務大輔忠刻次
子甲斐守政朝少子忠義年十四從軍咸有功神祖
拊其背曰吾孫也可使為將忠義母信康女也故云
爾忠朝督真田信次秋田實季淺野長重松下重綱
植村康勝大湊賀勝政等戰于天王寺東戰半進入
敵中死秀賴死忠政屯高麗橋受降忠朝子政勝幼
以其姊女政朝嗣小滝炭移于立野元和三年徒忠
政食姬路十五万石藝炭有罪國除守子城撫士民

寬永三年從朝京師拜侍從是年子忠刻卒忠刻以
尚天壽王自食十萬石於是地人縣官上以赤穗四
萬石封忠義為忠刻後後三年上不豫忠政馳如江
都得病卒立政朝代為姫路侯以四萬石侯政勝以
萬石與忠義政勝怨政朝不盡還已小滝割萬石與
弟迨政朝卒二子政長政信幼立政勝為後曰政長
十歲傳之位政勝乃出二子于外至期請避位上
止之使終其身政勝特以前言請之非欲實避位是
以不重言為姫路侯一年後封郡山居郡山擇健士
二十人遣四方為遊山川為商賈慎知列國阻隘變

故慶安元年命如參祭贈納言三年子勝行卒勝行
初代父食四萬石於是以三萬石封政長以萬石封
政信久之政勝卒政長立以六萬石封勝行弟政利
郡山相日高右衛門以政長無子欲立政利為嗣和
宗族怒曰我雖以國邑不傳內史之子欲誅日高
、出奔延寶七年上移政利食明石六萬石還前所
受地千政長為十五萬石是年政長卒以額田侯松
平賴元子忠國為後移封福島天和二年徙為姫路
侯政利坐過士民無道削地食岩瀨萬石後坐妾事
國除因諸庄內、、侯過之不如法從者訴之上使

二御吏往按之移政利岡崎讓庄內族政勝竟絕祀
忠國賀女御拜侍從正松山阡陌浚大和川卒以子
忠孝幼不可鎮中別從村上除海道所石室永六年
病死上曰忠孝年不應生子置後然祖先之勲不可
廢封元栗後忠英子忠良五万石為後忠英政勝李
子後子政信者為大衛將事德宗三年卒少子忠方
見今為族忠良封為中務大輔移川屋自奉如士庶
人尽祿故眾與學士林信篤處士大宰純友善受知
子上以好琴聞為侍中拜侍從歷文章二代移古河
章宗獻代乃免德宗歸自將火火起倉忠良也河上

先驅避之忠良不可曰臣奉命衛駕行至避矣非所
以禽臣也臣雖得罪不敢去享保未為知政事侍東
宮數月信宗初大見信用久之免知政事治政反 未志從軍神祖宿業名忠義見諸從佐次特進
忠刻弟忠義歲十四許之至傳城獲甲首歸報上悅曰
汝所慕古名將誰忠義曰能登守教經力敵万人所
當必碎臣得此名死無悔上乃拜為能登守賜名忠
義傳子孫忠字為名使勿失職久之忠刻死天壽主
無子立忠義為後封赤穗侯三徒食白河十二万石
及墾田万五千為人嚴正尚武長子忠平為嗣餘五
子任職事比門子仕者露脛立干風雪中寬文二年

乞骸骨長子忠平代立分群弟邑忠利万石忠次墾
田忠晴忠尚二千五百石忠常特少不得邑養于太
夫家迨忠晴嗣兄忠次使忠尚併有其邑歷官大衛
將憲宗時有寵遷祠曹封定勛爰典列爰奎書三歲
餘同阪木正純削邑罷官嚴宗上光陵白河爰忠平
率兵屯今而憲宗初徙宇都宮為奉朝請五年徙郡
山卒立少弟忠常命造和州地圖忠常聞川井正直
喪父如礼師事之於是守制三年唯公事就吉置侍
講四人每日二人入講經礼之如事師又起学館自
士大夫至庶民並至受業居國無妄勝早起東向拜

如待贊謁益讀書聽政夜聚老人共請月食官長謂
曰先世嘗二日一食我与卿等不忍常珍味故以設
之今江都不殺鳥獸雖令不及宜不食鳥春日祠藤
氏所出在疆上恐煩民不往唯為省墳墓誠武藝出
、与衆同食衆未食不敢先食不過而不避農務在
利民、載之作屋居乞兒邑無盜賊又慮吏為改置
投書甄別邑率虐民將詣官忠常親謂之曰汝輩不
告我而詣吏我視猶子汝視不猶父是我不德也詣
官便詣歸鄉便歸唯夫所欲皆叩頭請還与衣酒食
遣之立六年國大富以先君命尽還所假貸農商併

息与之居即燒衆朝請減祿之半不許曰困下獨夫也空府庫可也居即不造可也祿不可減也衆曰以君之惠幸有餘糧雖減之三年不闕賦君若不許臣等不敢出忠常乃爲之賦豫章十農商亦相率請進是時諸侯行鈔過半有令贖之皆用七郡山特如其文農商不蒙上下有禮樂從其所令小將或請臣屬繫獄雖非其罪臣義不以為屬忠常曰我勸公等爲學爲此故也自古善人受辱者多未嘗不稱其德聖賢且不免况小醜乎且如此失罪亦多再三反覆亦可乃免將逐之防內城火上馬呼曰若不得禦君

臣盱食天下苦後汝尚事我如我事上我亦非欲汝等爭赴大唯從平日所教習耳其功罪一依軍法按槍衣帶皆焦忠常多病如不勝衣此行也上下同食立二日夜竟全內城歸國上曰卿崇德化士節用安民事上不憚勞故內城厄禦中堂災身居東都一消火南都一赴急王庭昇平時功勳孰有踰此者是皆以忠率下之效也賜駿馬遣之至郡山集衆曰是衆士之力也設食共食賞之有差
初明正帝崩命護初陵忠常虞士率不耐寒浴槽百人一大妒五人一不使衆散就市肆後造皇宮

功未畢病卒臨死集持士屬以後事葬不
得用浮屠其椎槨前已造之出則肆以自從為人諱
溫克雖工商履矣之賤親與話苦迨死莫不泪下
者忠常無子立忠暗子忠直德宗初年卒享保七年
嗣後忠村卒以幻國陰以五万石封少弟忠烈為後
二年卒國竟絕或謀名它人子代之大臣咸知名
于當時者不可曰始祖之訓有之勿欺詐上名它人
子欺孰大焉以實上聞蓋冀因是仕于朝公於是本
多氏益衰

忠利封後為葵者領祠曹視事五年免後封奉母卒

無子以毛利細元子忠次為後忠次卒子忠英立寬
保二年為大衛將與同官青山幸章不相得移病免
信宗時起為葵者領祠曹久之遷參政坐郡上奏事
國陰

忠次封後補大衛將卒立弟忠暗邑于相良憲宗以
除大衛將遷謁者領祠曹忠暗少時投蠅于地死之
以是相矜為獻其父怒曰自古有力人未嘗聞以蠅
相較且是有用力之地乎而無力而為有力欺詐無
所不至忠暗恐折節自勵頭名于時為祠曹善斷疑
獄臨廳輒曰古之僧務德今之僧務利罵詈如罵奴

以是官稱旨益五千石憲宗厭代典山陵興作卒孫
忠通立忠通卒立郡山侯忠村弟忠如字子璋信宗
初從封泉炭

榊原康政仁木義長後也三父長清自勢未參事親
忠從伊田之軍是時父長政年十七有功長政死之
明年長子清政叛從親鸞徒少子者年十六從戰上
野有功賜名康政九名有公之名之偏者咸賜而後
名也既赦清政令侍世子一宮之戰康政突陣斬三
人拔堀川先登蒙創從者負之退叱曰康政未死尚
何退倚肩久入敵中圍掛川与大須賀康高鳥居元

忠擊敗其水兵定堀江先登從攻山形景仲于駿府
走之還攻天方破之又擊于越共于妙川之上甲破我
于御方原進迫濱松康政欲待甲攻之而自後伐之
退止軍于西島襲破勝賴陣甲兵出干森与康高等
伐走之甲始病圍長篠甲將景仲_等救之康政与康高
忠世重以合欲伐之會長篠拔景仲走還自乾力戰
破其追者從擊甲君子長篠破之定遠州別將取二
王堂留攻二股拔之還自小山雨日莫軍乱無有前
後甲兵亦在水東康政令諸將從所欲之斯更軍尽
西從凡大猪川上別攻田中不克拔高天神斬首四

十一從入甲州秀吉與信雄構兵康政曰臣聞小牧尾先君之所置也敵據此城則尾在一瞬之中非我利公願疾擄小牧敗之必矣酒井忠次至自小牧曰康政之言公必從之參尾乃擄小牧拒秀吉之至不能進令三好秀次潛軍突岡崎康政等襲破之追合堀秀政不利還見公勝川執康政午曰我以卿為死康政曰臣等歐疲兵辱參之兵所以不死者欲効力麾下也然秀政不能復戰願公速代之參遂大勝于長湫秀吉去從攻蟹江援之公以忠次為久守小牧欲召之無願往者令康政往代諸下皆曰死于秀

吉何辭軍罷與忠勝皆益賜千貫地既公取秀吉妹為夫人康政使往謝小牧之役康政傳檄樂田數秀吉之罪大略言弱君之孤殺君之壯子竊大權攻舊都背恩倍德罪惡通于天必誅無赦秀吉見之大怒購康政首千金於是至其館曰小牧之役得卿甘心今乃知卿之忠其君無或欲與卿釋前之怨故不候且未見卿後從如京師拜式部大輔賜第一區秀吉欲召相君以其弟氏規如京師與使者如上田與相沼田相事不成督大須賀忠政岡部長盛等為先鋒攻相伏兵酒勾要擊于人自外者相降蒞殺相君封館

林立為大將與直政等五人更如伏見頃之兼世子
傳統其官屬康政後曉吏事典新國之政苟青山藤
藏板倉勝重伊奈忠政等經營都鄙達于四境及城
伏見授功諸將、、曰均與民作亂奉秀康往伐又
為先鋒至磐牛名古屋之役康政曰臣未嘗不為從
在前今行遠出臣願復為前鋒公曰此行也非子無
可託東宮者強為我留傳世子是時加藤清正如朝
鮮從康政假其旂後以季女嫁子康勝既奉世子如
名古屋我兵與加兵鬪始自平且相持未殲多康政
與本多忠勝松平家乘騎馬出其間兩軍不動及其

衆而反秀吉為之移加壁公歸在江戶聞秀次誅死
即日行至平塚康政自鎗林馳至已在公前衆咸大
駭三成將搆難康政適往伏見倍道兼行至膳所塞
東海東山之道佯稱有阪倉令留入京者出數十萬
緡買諸待行旅之食三日而罷行旅不得食曰江戶
衆一至于斯斗未何多於是歸公者愈多三成之計
不行方康政當歸會浮田秀家不能和其國大臣相
仇不解康政與大谷吉繼成之公責康政曰而欲浮
田氏之寶乎吉繼大望曰我事內府無所不可何故
辱式部不為我之地於是康政不辭而行慶長五年

自大田原反兵伐上田昌幸帝所地高歌意苦無人
康政進兵伐之不能終曲去適使者至治世子會于
美濃之野世子怒昌幸欲必擒之初昌幸使人致城深政曰昌幸多變不若
正信忠降不聽使者至康政諫曰公方慮
天下急小愈緩大計非所以子事父之道世子乃去
之稱原康政張陣達且昌幸奇兵逢之而反世子曰
子之策敵如神唯神祖以康政善用衆善世子与之
恒常論兵法此行也本多正信典軍事故不得有功
康政詰問為上屈指數日言世子不速戰者非急也直政聞之曰子此言賢於敵百萬之軍
忠勝曰君大勞与彼倭者相比然雖然康政笑曰我不曉至
此如大阪以直政康政忠勝為執政典軍國事既移
康政封水戸十五万石忠隣高崎十二万石二家以

為新邑地惡益封不若居前地因安藤直次請止許
之十一年康政如館林德祖聞其病遣酒井忠世土
井利勝挾医往視使者相望于道竟不起長子忠政
前為大須賀康高養子次子康勝立甲寅督松平康
長丹羽長重成田氏範北条氏重等攻阪佐秋田侯
破阪兵明年病作督小笠原秀政仙石忠政丹羽長
重諏訪忠恒保科正光成田氏範等為之將藤田重
信為監攻阪欲伐木村重成重信止之數年宗明于岩
田破之進合藤堂高虎蹙阪之兵、、不得入久
保寺全軍皆散明日戰天王寺斬首七十級阪已後

二十餘日卒上命忠政子忠次為後稱松平氏終其
身大須賀氏絕嗣康勝有妾子平十郎為家丞柳不
立肥後侯忠廣曰我甥也使忠次割方石封之忠廣
奪侯失勢上如京師請從不許上命匿鳥取石二子
使仕元和五年忠次以兵圍藝侯八年為上祭光嚴
賜家丞邑三人九年為東宮之屬後如京師從是有
行出或從或守以墾田益万石興作二祖陵寬永十
三年大治都城忠次部在酒井忠勝忠次曰自康政
以來部人不見部人今臣見部人臣不能繼先人請
辭後知政事信綱曰君止矣朝廷有法違之不可測

忠次正色曰臣豈愛死辱先人之命臣意已決堀田
正盛具為上分別言忠次許部牧野忠成牧野内膳
牧野播磨内藤忠興内藤政晴安藤重長井上正利
相馬義胤成瀬藤藏西鄉正負山口弘隆高木正弘
又部井伊直之儀田信昌諏訪賴永城西城會中城
災止守富士見郭忠次驅馳就彼後發先至有康政
之風先是館林訛言上殺侯發兵取館林樵者走歸
曰山谷之間尽兵也老弱啼泣無所逃走盜賊大作
城守使視之見其旗板橋以北竿吹以東自己至未
始定無知何起二十年後封白川忠次曰臣故世為

先鋒白川所以扼奧羽之口比六山恐不及事上曰
不久從而而往慶安二年從為姫路侯以本多忠義
為白川侯忠次按圖詔忠義某山若何對曰我梟盜
伐木者其下從是繁茂忠次曰我民當時無易松吾
恨不諸大國罪人梟諸其下使松不盛多忠義大懸
姫路乞食道路者以之談又無問者忠次曰使已產
糊口道路者我罪也試又牛馬猶有罰談諸人而不
之知何以長國家自今以往我為之父母有若殺者
必為相報罪人有可出者便出櫛下以仁天性忠孝
人也書有文武二庫一見不忘所著至浩繁前是漕

船以早晚為率屢壞忠次以大小多寡為率其害頓
除其餘疾民之政一切祛之因大富請造天主干阪
嚴宗不許竟廢天王寬文三年以輔導之恩拜為大
傅任侍從視國如家多所議定法令白重殉死之令
佐倉侯不請歸國議其罪久不決忠次曰此人輕率
易言不若以狂易聞若然國休無缺親家無相坐有
司從之時人無謗視事歲餘卒子政房立四年卒上
以為姫路中國之樞也非孺子所任移其子政倫為
村上侯憲宗使之叔高田卒無子立政直子政邦令
修增上寺禮之如大國室永元年復從姫路為築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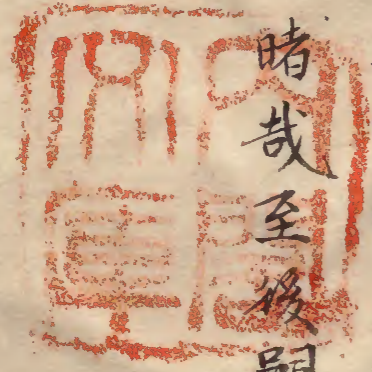
撰題百姓惟大傳之德獻粟為侯之壽卻之不止取
三之一四年為上修久野祖廟快賀即任拜侍從文
宗獻代舍造新廟德宗時卒子政祐五七年卒五侯
人子政岑、無行凌辱人、辱已不病日夜飲酒
倡家得名妓為妾列侯成風寬保元年之姬路有貴
奪家人婦者見微廢五子忠實為高田侯
康政兄清政初官世子、死從康政居慶長十二
年為久野城主數月間死子照久幼侍左右甚所愛
寵駿府大舍照久藏宝器久野獻代遺舍典廟陵枕
膝而絕謁陵德祖至其家曰先主愛子我不忘也為

大内記越中守進從四位下上欲進照久位先奏賜
伊勢祭主從二位元和八年照久進從二位賜内昇
殿久之遷中納言至遷梓宮日光舍照久子孫世守
久野廟由比正雪被誅照久子照清自江都馳歸引
三春侯兵守久野以正雪謀盜宝也兼忘三年以驟
六士卒三十人屬之
初浮田氏大臣不和猿掛城主花房職之故之常則
神祖聞其子職克匿池上村辨可使舍康政子之以
康勝長請避許而与千石不歸其父職之不懌曰以
我難千石乎亦与之千石先驅將先隊馳卒將以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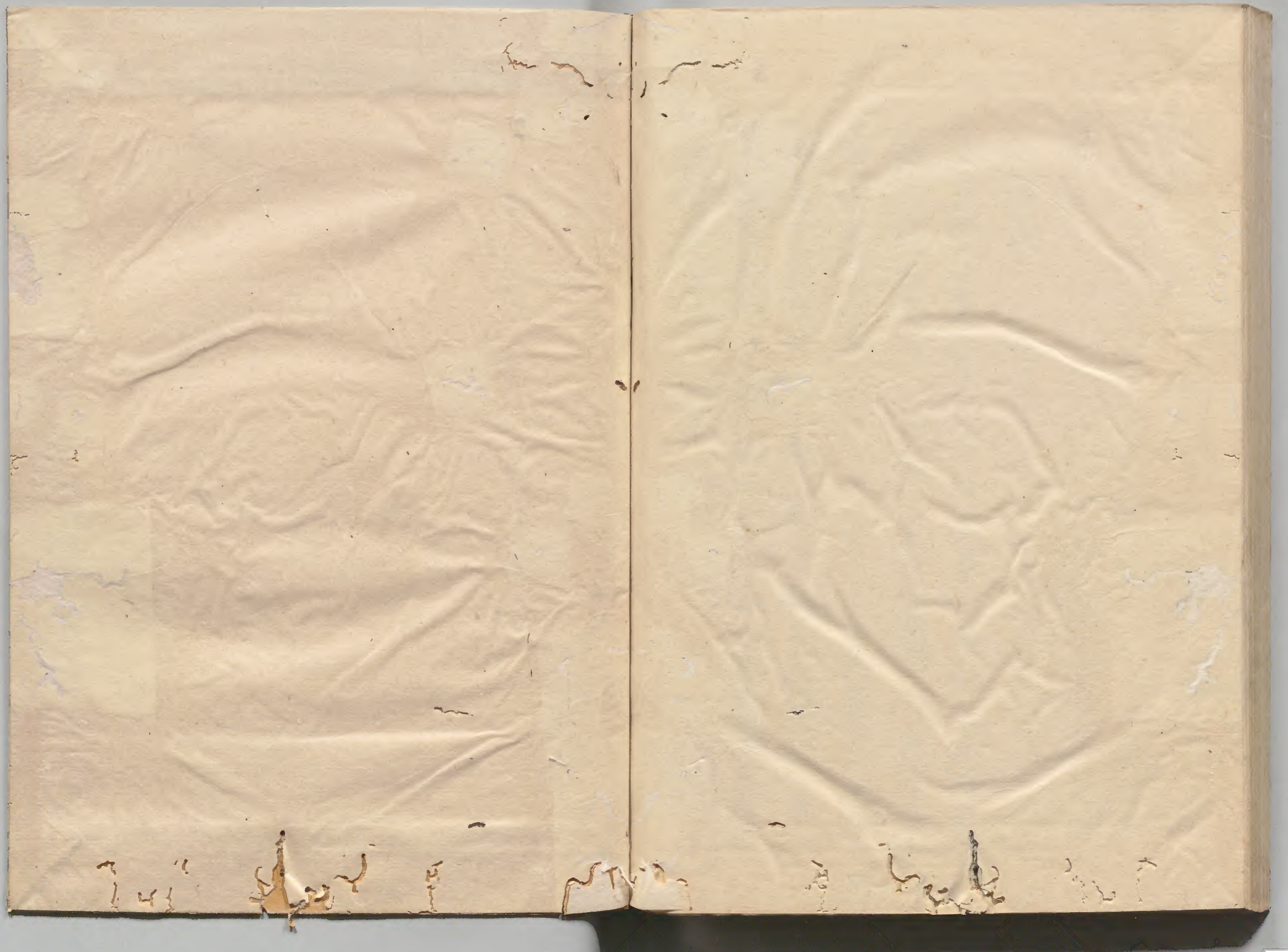
者從阪之軍大常時自宮衛副帥伊豆守遷長崎令
徵為御史改飛騨守天下稱為善文也士也大夫多
附之者因之益貧與共鹿食無憾耶鶴時以御史從
松平信綱與食客願從者三十人詣原與石谷貞清
監佐賀久留米柳川福山之兵子右衛門佐職信年
十七之佐賀陣見編竹牌察賊怠懈無固志從五六
人傳城賊遽驚散職克望見曰我寧負總督不使我
子獨死麾佐賀兵入賊竟敗有司奏職克為御史父
子犯法松平行隆奉使不歸報欲立已切奉職無狀
奪行隆邑停職克不朝數日免卒于弓塚將職信至

槍兵將

史臣曰秀吉滅相以其地尺封神祖為直政忠勝康
政忠世擇邑樹立其德又召忠勝與之重宝以忠勝
賢於三子也忠勝即以與之次子可謂智矣世所以
稱三執政事或乖實要之當時無喜方略者所聞勇
武突戰已是以今之所得蓋希矣嗚哉至後嗣隆替
譜牒所存可推而知也



引馬文庫



雜史